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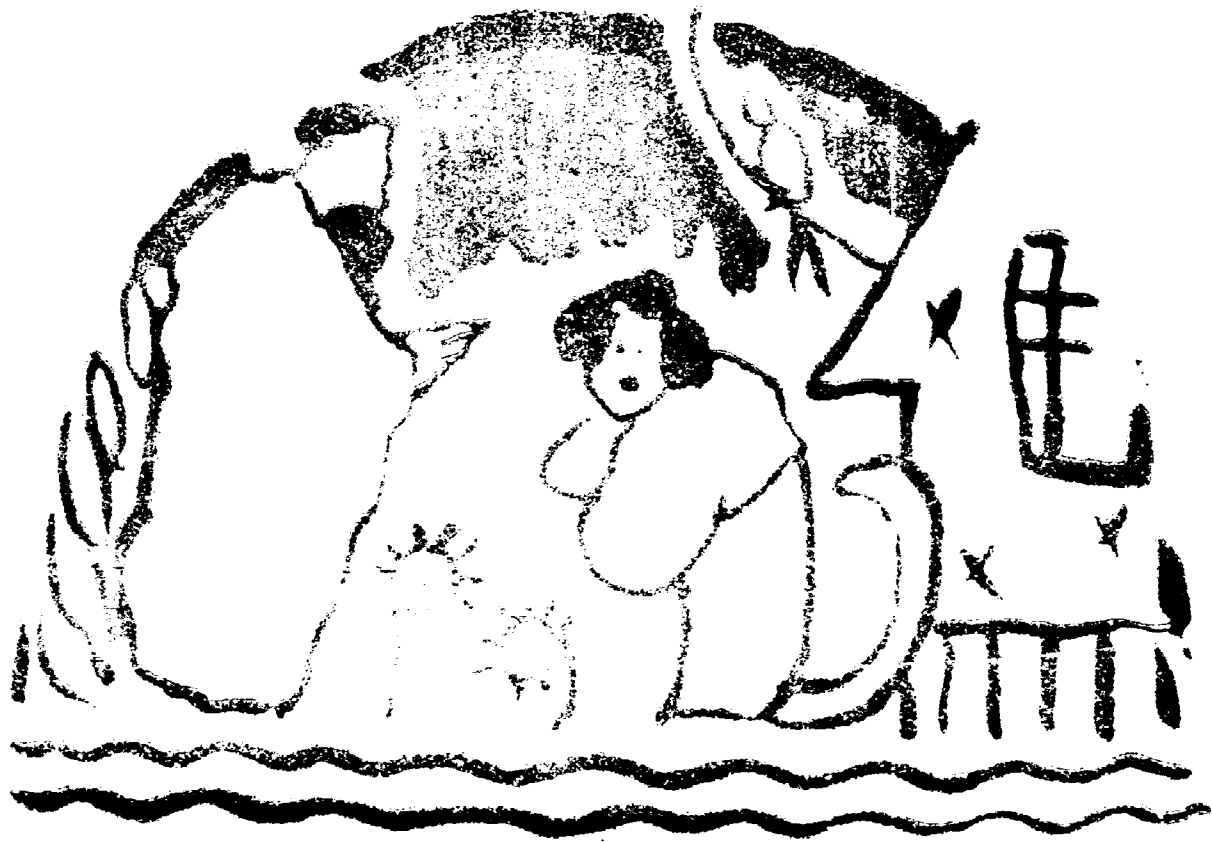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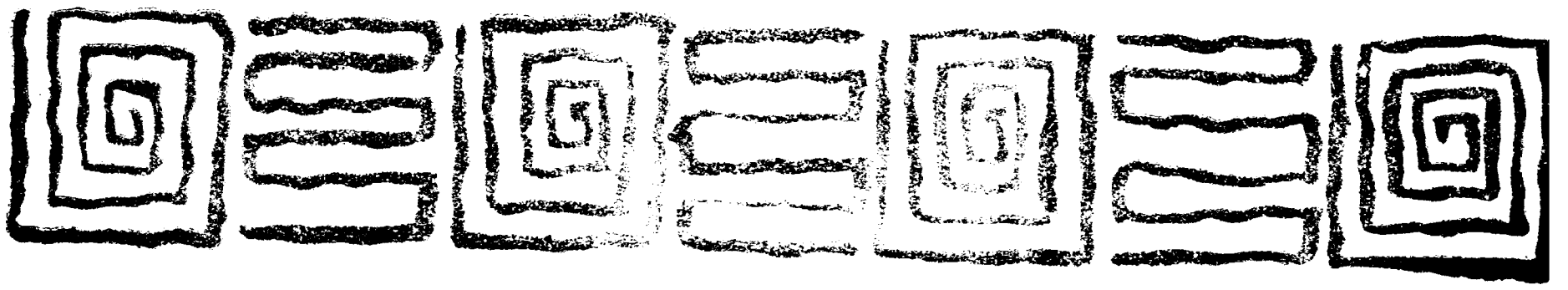
苦 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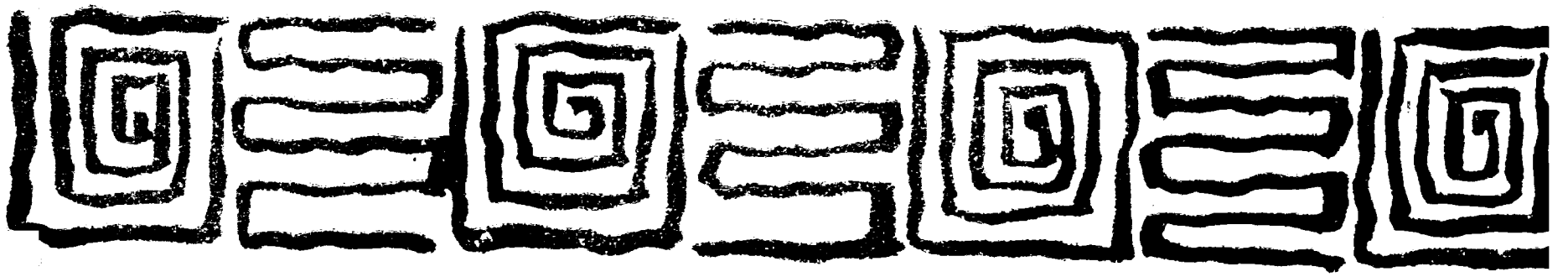
周 全 平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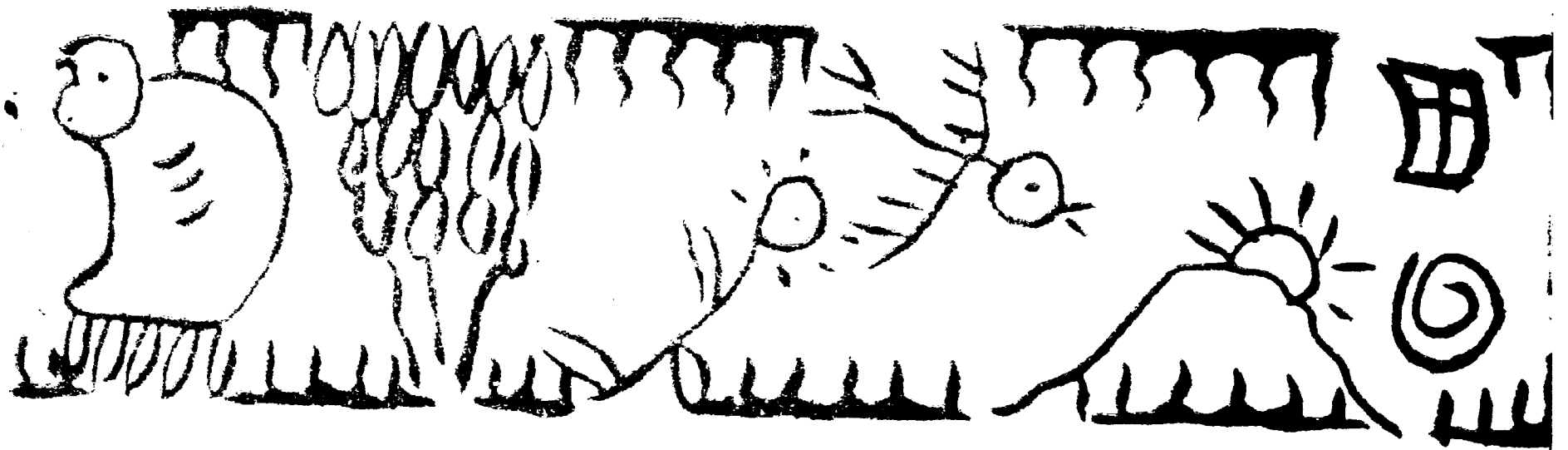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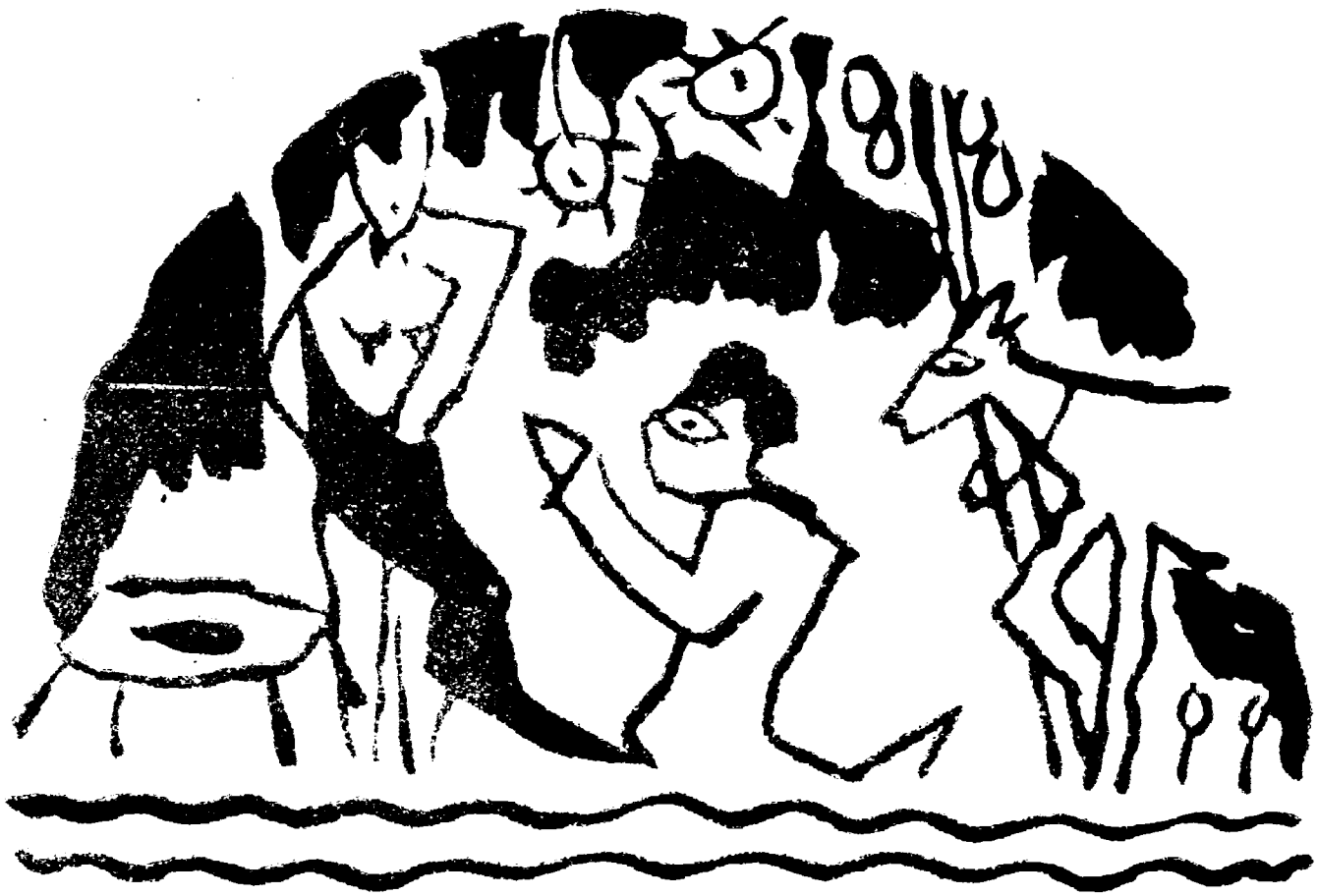
5
K

二二九號





12



苦 笑

周 全 平 作



幻 洲 叢 書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2 7



一九二七年六月出版

1—3000册

每册實價四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目 錄

苦笑·····	1
除夕·····	39
注定的死·····	65
中秋月·····	97
七月四日·····	115

苦 笑

一

大概是由於性情古怪，或是才力太缺的緣故罷。呆子C君於失業半年後費了他的全力纔獲得的一個噉飯處，到了殘冬將盡，春意漸萌的時候，又失去了。

那天午後，他先得了一個意外的消息，一個意外得意的消息，原來他一向是羨慕文學家的生活的，所以常常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寄到各種文藝的刊物裏去，雖然寄去之後，總是泥牛入海，影響

絕無，他也並不灰心——當然也有不高興的時候，但一想到成名後的榮譽，便又精神抖擻，在握筆苦思了。——仍舊繼續不斷的寫，一次一次的寄去。到底‘有志者，事竟成，’本月份的一期最有名的文藝旬刊上，他的作品居然登出了。他先看見新聞紙上的告白，心裏便禁不住勃勃的跳躍得很利害，但仍舊有些不相信，等到買了這一期文藝旬刊來一看：千確萬確，他的一篇果然登出了。

全個下午，他儘自沉浸在他未來文學家的美夢中。向來以爲瑣碎麻煩的職務，也不覺得惹厭了。向來以爲單調枯寂的環境，也不覺得乏味了。

“這些都是我將來創作時的好材料啊！”他傲然地向四面觀望，一眼看見那帳房先生，——自命不凡的帳房先生，正向他[◎]睽視着。在平日，他心裏就一定要咒咀命運，爲何使他受那市僧——帳房先生的指揮。然而現在不然了，“你不要向我看，

將來我把你的怪模樣寫在創作裏。”他心裏這樣想着，於是他覺得他週圍的一切，無非都是爲了供給他的創作材料而生的了。於是他自己也在暗暗得意。

得意時光的過去格外快，已經快要吃夜飯了。郵差送了一封信進來，是他的家裏寄來的。他拆開一看，剛纔的得意減去不少，心裏又有些焦煩了。

晚膳的時候，他仍在憶着這封家信。信上說：他的兄弟學費已欠了一月多，學校裏已來過好幾封詰問的信了，要他趕緊設法籌六十元寄去。

“剛剛寄了家用和他的零用，還未到半個月，又要繳學費了。叫我那裏去弄這一筆大款子呢？家裏窮偏要讀書！”

他左手端着飯碗，右手夾着筷，嘴裏緩緩嚼着飯，心裏不住的在想。這超出於他的能力的工作似乎使他對於家裏有些憤恨了。然而他一轉念：

“兄弟這兩天在學校裏一定愁急不堪了。人家都已繳清學費，就是他沒有繳，這是多麼難爲情的事。何況他又是面嫩不過，好勝不過的少年，怎能忍受學校的會計課的詢問和同學間的譏笑他呢？我想他在心裏的焦煩，一定還比我現在利害。唉！枉爲一個做阿哥的，平時不能替他做件新衣服，不能多寄幾個錢給他零用，現在索性連他的學費也繳不出來，以致害他心裏蘊着不該有的憂愁。唉！該死！該死的不長進的哥哥！……”

他一想到他兄弟的情形，心裏十分煩燥起來，頭裏熱烘烘的似乎額上在流汗，飯也吃不下了。

“真的，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要是沒有錢，真令人難受。尤其在欠了學費的時候，覺得上課都有些難爲情了；而且每次會計員來催索的時候，常有一種輕侮的神氣，令神經性的少年，心裏委曲得流下淚來。……啊！真難受啊！”

他忽然想到他從前讀書時的情形了。

家裏的景况，還不及現在，但既然是鄉紳，既然是所謂書香子弟，便不能不入學校讀書。在小學校時是不生問題的，到升了中學便不然了。學費，膳費，宿費，零用一切在他家中的支出裏成爲一項鉅款。於是每在暑假或年假開學的前幾天，他晚上總不能睡着。他躺在床上，偷偷地聽着外房的父親和母親在對話。

“今天出去設法到了麼？已經遲了一天了。C兒的校裏不是今天開課麼？昨天他因爲不能和他的同學一起動身，已暗暗哭過兩場。而且越是他不肯明說出來，越是他把委曲悶在心裏，越叫我心裏難過；我答應他：明天無論如何好動身了。但是，你，你款子替他預備好了麼？”

“.....”

“爲什麼不說話呢？難道又落空了？”

“自然又落空了！白費了許多口舌，白陪了許多小心！”父親的聲氣十分懊喪，“從昨天到現在，我已跑了好幾家親友處了。這幾家你也曉得的，從前我們沒有跌倒的時候，不是多和我異常要好麼？但是，現在，我去開口時，他們那種淡漠的樣子！那種輕蔑的神氣！唉！也難怪他們，他們現在爲了什麼要和我們親近呢？”

“不要嚕嚕嚇嚇發牢騷！跌倒是你自己的不好，用不着說這樣，怨那樣！款子湊不出，便叫C兒不上學就是，誰叫他的父親不會發財呢？”母親似乎有些憤怒了。

“不要冒火！書是總要讀的，你放心，無論如何，明天午前一定可以設法拿到，叫他預備趁一點鐘班的船動身就是了。”

“.....”

“.....”

他的眼淚窸窣的從頰上滾到枕畔，他蒙着頭暗暗啜泣，不敢哭出聲來。

“又曠了兩天課！若是校裏問我爲什麼遲到，我怎樣回答呢？總不成再說是生病，人家也要奇怪：爲什麼每次開學時候你總要生病呢？……”

一夜憂慮，睡也睡不熟了。天明起來，父親已經出去。見了母親，大家面上都顯出悽惶的樣子，唉！是誰誤了誰呢？

這樣從百難中，他畢竟也從中學校畢業，可以在社會上騙飯吃——就了職業——了。歸根究柢，他不能不念及從前，從前他讀書時，他父母爲他所受的委曲——向親友告貸時的委曲，把飾物變賣了的委曲。

“現在我既已能自立了，每月有定額的收入，不比從前家中坐吃山空時^①，那麼我兄弟的入學，當然是我的責任，這又有什麼推托呢？”

他想到這些，覺得自己果然是一個負有教育兄弟的責任的哥哥了，他心裏似乎十分自傲。但是同時他腦子裏看見他的兄弟——十分親暱的可愛的兄弟正十分惶急地在盼望着他的掛號信。

“唔！便是死，明天也要設法把款子寄去。”

“但是爲數非小，請問從何而設法呢？……”

他呆看着菜碗，心裏在轉念。

——C君，想什麼心事，飯冷了。他的同事在他的對面笑嘻嘻的問着。

——沒有什麼事。

——在想對樓的廣東人吧？

——也許是的。他隨口答着，心裏仍在轉念這一項學費。

“告貸可說是無門了。傅先生處去年向他借了四十元，答應去年年底還的，到今天已過期二個多月了，且喜還未來催索。張先生處已借過三次了，

雖說他好意並不來催，但再借叫我也開不出口來。此外朋友雖多，可都不是能夠通融的人。親戚是更不必想了。”

他腦子裏想來想去，告貸既已絕望，便祇有這三個法子了。第一是質當；可是能夠當的價錢的東西很少，他既沒有金戒指，金表一類的貴重物品，而且他穿的又是洋服，襪脚洋服是當不起價錢的啊。第二是預支月薪；可是帳房先生和他不十分對，而且這一個月未到期的月薪，已經預支完了；除非會支到下個月的工錢。第三個法子不過聊備一格；因為他想到他的作品既然發表，一定可以得着些稿費；而且他曉得那文藝旬刊的幾位編輯是血性中人，或者從他們那邊倒可以得着一個良好的結果；不過這僅是‘或者，’而不是‘必然’啊！

於是他竟萬分爲難了。

——C 君，還沒吃完飯麼？帳房先生嘻着似笑

非笑的臉從房裏走出來了。一雙三角式的眼睛，從一付大黑玳瑁鏡的邊上透出，向他瞅着。右手捧着水烟袋左手拿着一封信。

——因為有些牙痛，所以吃得慢了。C君回答着，放下飯碗，緩緩立起身來。

——這裏是一封信，是經理今天午後交來，我幾乎忘記給你了。帳房先生把信遞過來，大黑眼鏡裏的三角眼睛向他一溜，一種得意的神氣，使他不禁心裏一跳。

“爲了什麼事呢？破天荒，經理竟會寫信給我。奇怪！”他立着一面拆信一面在想。

“足下辦事熱心，店務一切，多蒙整頓，甚爲傾佩；惟日昨股東會議，擬縮小公司範圍，實行減政主義。……並非對足下有何意見，實因店務既已縮小，則不足以展足下之大才，牛刀宰雞，未免可惜……故敢另請高就，所有一切

手續，亦望即點交。……”

他把信讀完了，再仔細看了一遍，不差，一點不差。

“縮小範圍，實行減政……另請高就……說倒說得好聽。店務正在擴充，徧要說是縮小；前天才添了一個職員，徧要說是減政。回生意便回就是了，倒又有些不好意思；這也許是他寫的時候天良發露了罷。”

一種意外的憤激，暫時把他的精神弄得興奮起來。但在他略一沉思之後，他的理智告訴他：憤激是徒然的！事實已無可挽回了。可怕的失業後的生活——像掙扎在無底的深淵中的一頭野獸，像苟延於乾燥的沙地上的一尾魚兒，他渴望着得到一些同情，但四面盡是些譏笑輕視的聲音和目光。啊！可怕的失業後的生活，又將開始了。而且，更不比去年。去年失業的結果，是祇他一個受苦。今年

呢，不然了。一則因為他的父親的薪水已欠了十個月，於是家用不得不要幫助一些；二則他的兄弟考入了大學，學費加重了許多，這又是他不能逃避的負擔。這二個他所不能卸去而且也不願卸去的重大責任，使他格外感着失業後的生活的黑暗和恐怖。

憤激的感情是一些也沒有了。他的心中充滿着不可捉摸的異常的悽楚。他似乎覺得將要有一種不可測料的恐懼臨在他的身上。當他失神似的把這封帶着不幸消息的信塞到褲袋裏去的時候，他裝着泰然的樣子抬起頭來。忽然，他覺得向來總算帶着幾絲同情的幾位同事的臉，現在都變成冷冰冰的了，而且渾身都對他出一種不屑的樣子；尤其那位溜着三角式眼睛的賬房先生，現在嘻開着嘴，緊瞅着他，鼻孔裏散出二條灰色的烟來，似乎在對他說：

“你向來是自稱能幹的，向來是笑人家拍馬屁的，向來是看不起人的。現在呢，飯碗打翻了，到底是你能幹，還是我能幹？是拍馬屁好，還是不拍馬屁好？”

他耐不住他心中恐懼的壓迫，他更耐不住這些同事們幸災樂禍的醜態，他振一振精神，像古英雄一樣，極力壓制着他的感情，從同事們的嘲笑的陣中逃出，惘然地走到他自己的寢室裏去。當他剛走出飯廳的時候，廳裏起了一陣譁笑。似乎是帳房先生的聲音：

——你問經理爲什麼給他信麼？我告訴你：因爲他是高升了！接着是帳房先生大笑，接着又是一陣嘈雜的譁笑，顯然是大家在附着帳房先生了。

他的心裏一陣陣的怨恨和悽惶，像海潮似的湧起來，臉上也漸漸的覺得火熱起來。

二

自從那天——失業生活開始的一天——他從店裏出來，便把行李搬到一個朋友——是他的好朋友，但尤其是他的窮朋友，比他自己更要窮的朋友——的家中。他的朋友把他位置在後面的一間斗室裏，在一個簡陋的建築裏，這斗室已是一間很雅緻的臥室，何況又加以朋友的熱烈的同情？所以他覺得十分安適了。

但是他心裏的愁煩，和身體的安適恰成一個反比例！

且不必顧慮到將來，單是兄弟的一筆學費，已經足以使他一夜睡不着了。他蜷伏在被窩裏，有時閉着眼睛，有時把眼圓睜着。擊柝的聲音第四遍從窗外經過。他疲倦的心裏起伏着不可計算的種種思慮，但這種種思慮的目的，祇是六十塊錢的學

費。

“事情會這樣湊巧！而且我的運氣便會這樣壞！剛纔在文學上覺得有一線希望，意外的晦氣便加倍臨到我身上了。而且恰巧是我正要設法籌款的時候。

“假使我還是有職業的人，那麼，向親友借款或者有萬一的希望。但現在是失業了，失業的人要借錢，恐怕比富人進天國還要難吧？

“預支月薪是用不着提了。現在所能做的，祇有質當和索稿費的兩個法子。

“但是就把我所有的衣服當去，恐怕不值三十塊錢。稿費呢，更不過是一個渺茫的希望，說不定他們會送幾本裝訂美麗的書作稿費。那麼怎麼辦呢？

“兄弟是十分信託地在等我把款子寄去呢。而且一定還在十分原諒地譬解我所以不把款子寄去

的緣故呢。唉！可憐的兄弟！假使我告訴你：我失業了，我不能寄錢給你了，你將怎樣呢？你恨我麼？你怨我麼？

“不！決不！我的兄弟決不至於怨我的。不過他不怨不恨比極怨極恨更使我心酸。他若會寫封信來罵我一場，我的心裏反倒安慰了。然而這是永遠不會有的事。

“家中還以為我的前途正大放着光明呢！還以為我是有作為的青年呢！啊！那知我的惡劣的僻性，與社會相忤的僻性，使我又失業了。大放着光明的前途，並不是屬於我的。我的前途，據我自己看，不過是一個無涯的黑暗和虛無。我是沒有希望了。到處招人嫉妒，被人拒絕，我還有什麼呢？啊！家中若知道了我的現狀，他們對於我的希望落了空，他們一定會非常難過；尤其是我的母親，他一定會為我憂愁得心碎。 唉！我一向承受了她的愛

——無限量的慈母的愛，現在所能報答的，祇是失望和苦痛，這算是什麼呢？而且我又算什麼呢？

“唉！我真是一個逆子！我真是一個惡漢！逞着自己的劣性，自以為孤潔，自以為清白，便把家中的幸福都忘了。

“唉！自作自受。我自己的受苦是應該的，但為何要累及我那可愛的兄弟在數千里外的學校裏耽着說不出的委曲呢？”

種種的怨悔，懊恨，和耐不住的焦燥，緊壓着他的易於感動的心。他容易流出的眼淚，順着瘦削的面龐，不斷的滴到枕衣上去。

遠處的鷄聲啼破了夜的沉默，窗上已有灰色的曙光透露。他因為一夜未睡的緣故，眼睛有些脹痛，頭裏也昏沉沉的。他焦急的心，不許他再躺在床上。於是他便鑽出被窩，匆匆著好衣服，便收拾用不着穿的衣服和被褥。他受着良心的譴責，他

覺悟他對於他的家中對於他的兄弟的責任是不容推諉。所以他決定用最迅速的方法——質當——先籌一些款子寄給兄弟。然後他要克制他向來的孤僻的言行，去到幾位不願見的親友那裏去懇求，懇求他們的施與。

他挾着一個很大的布包，兩次走過當舖的門。向來的自尊心和習慣的羞愧心，使他遲疑着不敢進去。但他想到他的可愛兄弟。於是他毅然折回，走進那高大的當舖的大門。

在異樣的交易之後，他拿着二十八塊錢走出當舖，走進郵局。他把滙票封入信內，掛號之後，心裏似乎舒暢了許多。但他想到還要到幾位親友那裏去開口，想到那幾位親友的怪樣的臉，怪樣的聲音，他不覺心內又在躊躇了。

到親友那裏去的結果，當然只是得到一些厲害的教訓，淺薄的憐恤，貌似同情，和刻薄 譏

刺；至於施與，他早已知道事實上是不會有的。他所以願去看他們的顏色的，不過是由於一種傲倖心的衝動啊！

他黯然地坐在昏暗的斗室裏。他的面前，他全部的財產放在檯上——一張鉅額的當票，一紙掛號信的收據和匯票的存根，七分郵票，八個單角，九個銅元——他現在想到最後的毫無把握的辦法，但因他兄弟的緣故，雖是無毫把握的辦法，也確值得一試。於是他寫信了。信是給文藝旬刊編輯的。他先說到他那篇被發表的稿子，他後來說到他近來的窘狀，最後他希望他們給他一些幫助。

信發出後，有一個禮拜沒有回信，他絕望了，他覺得他好像一隻被狂風吹斷了線的紙鳶，不由自主地，飄飄搖搖地越吹越遠了，越垂越低了，最後是落在散着浪花的大河裏，破了，爛了，完全沒有希望了。他想到家中的零用。他想到兄弟的學

費。他想到他自己的**生活**。他白天和他的窮朋友講些頹唐的牢騷話，晚上因為神經過敏的緣故，總是睡不熟，因而常常做些離奇的，模糊的夢，發出怪誕的，虛浮的幻想。冷酷的冬天過去了，溫柔的春天慢慢顯出她誘人的魔力來，可是C君的心裏，仍然是一塊堅固的寒冰，沒有一絲暖氣。

三

天氣漸漸暖了，人們都格外覺得疲倦了。——一天的早晨，C君懶臥在床上，正在思慮着他的前途——黑暗而密佈着恐怖的前途，忽然他的窮朋友跑了進來，十分起勁地喊道：

——喂！C君！快起來，這種好的天氣，龍華的游人一定不少。我看你這兩天太沒有興致了，不如也去玩玩，散一散心！

——多謝你的好意！可是我的興致，不是游玩

一回就可以提起的。也許因游玩而更引起我的惆悵呢。

但他畢竟禁不住他的朋友的勸解，所以兩時之後，他也蹣跚於龍華道上了。

溫暖的春風，挾着美麗的色彩，婉妙的音樂，翩翩地飄到塵污的地上來。已經是清明時節了。龍華道上，游春的士女絡繹着。

天氣很好，蔚藍的天上，銀白色的浮雲，悠然地在移動。溫暖的陽光，射在游人身上，竟有些熱意了。醉人的東風，陣陣的夾着花香和鳥語在空中吹拂；被吹拂着的人，一個個都酥麻了似的。啊！啊！春色已濃了，正是青年們游樂的佳期了。

但是，如此明媚，如此嬌豔的春光，非但不能夠排遣C君於失業後兩月來所積的憂悶，反而更加觸動了他的愁懷。

他因為心中懷着過分憂慮，和連日的起居太

不規則的緣故，本來瘦削的臉，更覺難看了。額上的皺紋，令人不信他祇是二十餘歲的青年。深陷的眼眶裏，一對失神的眼珠，嵌在佈滿紅絲的眼白上，這可以表明他是過分的失眠了。全身都是頹唐的樣子。在充滿着華貴的游人的龍華道上，更顯出他的不幸和絕望來。

快要正午的時候，陽光的熱力似乎和夏季的烈日差不多了。他因為他的春衣已質在當舖裏，沒有法子，明知冬季的厚呢大衣是不該穿了，可是他唯一的一條呢褲的後面裂了一個大縫，要是不穿大衣，實在不能走出去，所以明知天氣熱，也祇好把一件黑色的冬季的厚呢大衣披上。

身上一陣陣的熱起來，心裏也煩燥。似乎遍身都在滲出汗來了。而且身體的各部都覺得發癢。大衣是愈變愈重了，駝在肩上，像挑着一擔重載。他不能走快了，祇能一步一步的沿着沒有葉子的樹

蔭慢慢的走向前去。

一羣羣的游人從他身旁走過。他們那種幸福的樣子：有些披着輕軟的綢衫，風吹時，飄飄的像天上的飛仙；有些穿着單薄的洋服，伶俐而輕快的樣子，從他們的迅速的動作裏可以看出。而且有些同着朋友，在高聲談笑；有些伴着女人，在淺笑輕語。

他們是全無顧忌地儘量顯出他們的幸福，可是這使得 C 君的心裏更加煩燥了。有時他們向他看一眼時，他總覺得他們是在嘲笑他的厚呢大衣，而且在嘲笑他是一個失業的人。

“啊！啊！我便應該受這樣的不幸！我便應該受這樣的痛苦！他們呢，他們是天之驕子，他們是佔了這世界的全部的。”他用着憤恨的目光向他們緊蹙着。太陽的熱力更加在他的軀體上逞威了。他被這不可抗的熱悶壓迫，便躲在一帶牆陰下略為休

息。同時無秩序的不能忘的幻想又不斷地在腦子裏旋轉起來：

“本來像我這種樣子，不肯躲在家裏，偏要出來游春，豈不是笑話……”

“人家是有福氣的人，自然可以有游春的資格；你呢？自己兄弟的學費還沒替他付清，倒想裝着沒事的來游春？……”

“雖然寄了三十塊錢去，可是祇夠一半學費。而且兩月來他的零用也沒寄去去一文。啊呀！這兩天不是要放春假了麼？他身邊一個零錢都沒有，怎麼可以度過這一個有趣的春假呢？難道叫他悶在自修室裏？人家是都興匆匆的穿着新衣伴着朋友到自己喜歡的地方去享樂了。但是我的兄弟，我可愛的兄弟，他因為沒有錢——是的！一定沒有錢了——沒有錢便祇能眼睜睜地看着旁人快活，而且要受人家的譏諷。啊！我真該死！這兩天簡直糊裏

糊塗的好像他是不要用錢似的，噯！該死！該死而且可殺！……”

他自己這樣痛罵了自己之後，似乎胸中的痛苦減輕了一些。然而他的生活實在太黑暗了！他的未了的事太多了！他立刻又想到他家裏：

“差不多有一個月沒有信回去了。而且有兩個月沒有錢寄回去了。因為怕母親傷心，所以我的失業還沒有告訴她，然而不曾失業便應該有錢寄回去。家裏雖然不來向我要，但是我曉得不來要並不就是有錢用，這是她體貼我，不肯告訴我沒有錢，怕我着急。唉！她是如此體貼我，而我自己呢，假使她看見我近來消瘦的樣子，我不曉得怎她要怎樣難過。便是這許多時沒有信回去，也已一定使她萬分牽掛了。但是我若寫信時，寫些什麼好呢？還是告訴她，還是再騙她？……”

他想到他的母親，他回想到他自己，眼睛裏又

像要流淚了。然而他極力忍住。

“萬一的希望，便是文藝旬刊裏的急信了。但是這許多時候沒有復信來，恐怕也是絕望的了。……”

他的心裏是塞滿了許多難題，而且另外增加了許多憤慨，同他們——游春的士女——相形之下而發生的憤慨。而他的希望，僅是這一些渺茫而無把握的萬一的希望。他覺得是絕望的份數多了。

已是午飯的時候，他肚裏覺着餓，也沒有游玩的興致了，便折回家去。

窮朋友不在家。他走到自己的斗室裏，檯上兩封放着。一封是他的兄弟寄來的。他一看封面的字跡，他心裏一陣陣的惶恐，慚愧，他曉得信裏的話，他沒有拆看的勇氣了。然而他希望這一次信裏他兄弟有許多怨他責他的話，那麼他的罪孽便可以減少一些。於是他終於顫着手把信拆開了。

C 哥：

接到你三十塊錢後，曾寄上兩函，想都已收到。但迄今未得一覆，非常繫念！店務更忙了麼？或者身體不大好麼？還是爲了其他什麼事呢？請你告訴我。

會計員又來催過幾次學費，雖然他說得很令人難堪，然而到底被我說退了。C 哥！你應當要稱讚我口才是大有進步了。不過前天他又來說：一定要於春假開課前繳清，我想你如有款，便儘速寄來，省得他再來糾纏。但如果不便，也不必過分憂慮。好在我還有話說可以回覆他呢。

春假中，我們一級組織一個旅行團，可是團費一切，我都沒有，不去又不好意思，幸虧有一個同學借了五塊錢給我。不過他錢也不寬裕，頂好要早些還他。C 哥，我知道

你近來經濟很難，本不應再浪費這許多錢；但是這是全級的事情。真討厭，他們常常想出這種化錢的法子！

你若寄款來的時候，頂好替我做一件長衫寄來，尺寸照前，因為現在的一件太破了。但是你款子不便的時候，儘可慢慢做也不妨。

家中昨有信，說都好！但說多時沒有接到你的信了，C哥，真的麼？你真多時沒寫信給家裏了麼？

要料理行裝，預備出發，不能多寫了。

你的愛弟A N

他把信讀完了，他的希望又落了空。他的兄弟雖然受了會計員的難堪的絮聒，但對他哥哥沒有露出一毫怨恨的意思。於是他更加惶恐更加慚愧了。他不敢設想他的兄弟寫信時的一種情況，他只

責罵他自己爲何這樣沒有力量。

他倒在床上暗泣一會之後，又爬起來把第二封拆了一看。啊！他心裏又添了一層憂愁，這封信是傅先生寫來索取欠款的。

“啊！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他躺在床上默念着這兩句古諺。

陽光已漸暗淡，夜色侵入昏暗的斗室裏來了。他似乎從夢中驚醒似的，坐了起來。他的窮朋友拿了一只點好的油燈走了進來。

——C君！希望來了！這裏是文藝旬刊社裏來的一封掛號信。窮朋友說着，把一封很厚很大的信遞給他。

——奇怪！隔了這許多天還有回信來。C君心裏滿含着喜歡，也許有一些恐慌。他十分鹵忙地把信拆開，很迅速地把五張信紙讀完之後，又重讀了遍。又把信裏一紙三十元的匯票仔細一看。

——啊！啊！世上有這樣好人！他高聲喊着，易於流出的眼淚因了意外的感動的緣故，從凹陷的眼眶裏又滴下來了。他把信給他的窮朋友看。窮朋友看過，也在流淚了。

——C君，我祝賀你，你得着這樣好的好朋友。而且不久你也要在文藝的花園裏得着一個位置了。

——謝謝你的稱許。可是我自己很慚愧，我恐怕不能如他所希望。

——不要緊！祇要努力創作，成功並不是難事。信上不是說，他願意購買你稿子麼？

——我也想要努力創作。而且我現在已想好一篇小說的大意了，我想敘寫一個不幸的少年，在美麗的春天裏所感受的性的苦悶和物質的壓迫。這篇可以寫三萬字，照二元千字的計算，可以有六十塊錢。你以為值得做麼？

——好極！現在的青年，那一個不感着性的苦悶和物質的壓迫呢？你趕快寫吧，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時期內把牠完工。至於報酬，還是其次的事。

暫時他們二人都懸擬着將來的文學家的生活，似乎目前的煩惱是值不得計算了。晚膳的時候，他比平常多吃了一碗飯。

把碗蓋收拾之後，又無目的地談了一會。窮朋友催他趕快到房裏去寫小說，他這纔把未來計劃的演說止住，回到他的斗室裏去。

他把一束白紙鋪在檯上，開始做小說了。他僅僅費了一分鐘的思索，已經把小說的題目想好了。他便先把牠寫出來：是‘艷陽天’三個字。“真好題目！又好聽，又含着藝術的意味。”他暗暗得意而且讚許自己文思的敏捷。

他不願意把小說的起頭寫得太平凡，所以他放下筆，呆望着燈上的紙罩，預備想出一個動人的

開始。

但是思想的發源和結束，都是不由自主的；所以他在思索開始的時候，忽然想到全篇的結構了，又忽然想到許多深刻的感想與事實了。最後忽然由想像中的不幸少年的遭遇，而連想到自己的不幸的遭遇了。

龍華道上一羣的游春的貴人，公子，少女，美婦的閑暇錦適的態度，又在他的面前搖漾。對面這麼一對親暱的佳偶，兩人都還是青年，兩人都生得漂亮，他們並排走着，她的手挽着他的臂，他的手撫着她的腰，她的頭向左微微斜着，他的頭微微向右斜着。他們的臉上都浮着笑；從他的身旁擦過去了，還留下一片薰人的香氣。回過頭來看時，她的肥胖的肉體，在動人心魄的擺動中，漸漸消失於塵沙中了。……啊！那面又來了一隊鮮艷的少女，她們的烏黑的髮，微紅的臉，流利的眼珠，紅嫩的嘴

唇，在他的灰色的夢境中，像一球烈火，把他的寒冷的心溫熱了。她們緩緩的走在他的前面，前面，漸漸的遠了……他呆望着，心裏發癢起來“如此可愛的女性，能夠接近着，不知要感到怎樣甜蜜的滋味哩？不見剛纔的一對情人麼？唉！要是我一樣有福氣。一樣穿着漂亮的洋服，而携着一個她同游龍華，豈不是塵世的神仙？”

但是，漂亮洋服！他一想到漂亮的洋服，他不禁心裏一酸，臉上火熱。他不由自主地俯下頭來看到他身上的一件厚呢大衣，和大衣裏面的破舊洋服，“啊！不自量的東西！像外國叫化子一樣，也想吃天鵝肉麼？想和女人做朋友麼？你憑了什麼敢同人比擬呢？別人有使人愛的面龐，別人有使人怕的金錢，別人有使人懼的聲勢，別人有他們父親爲他們作牛馬。你呢！不識羞，妄想！”

他面上一陣陣紅起來，熱起來了。但他回頭看

見那紙三十元的滙票時，心裏不禁一動。

“這三十元明天拿了出來，好把當去的衣服贖出來了。不然，這樣熱的春天，還披了這種衣服，自己不熱死，也得把人家笑死。”他這樣想的時候，順手把那紙滙票捏在手裏，細細翻玩。

“不過這些春衣也都已破舊了，要漂亮非重做不可，然而錢不夠，怎麼辦呢？”他沈吟了一會，他的眼光轉在稿紙子上“豔陽天”三個字上。“這一篇小說寫好了，不是可以有六十塊錢嗎？儘夠做一身新衣服了。多下來的錢，可以到遊戲場影戲院去玩，去物色情人……果能如願，豈不是終身幸福？”

他這樣想着的時候，他覺得已經儼然是一個穿着漂亮洋服，攜着年青女人，蹀躞於龍華道上令人羨慕的少年。然而他一眼看到散在檯角上的他的兄弟的來信，他忽然像看見他兄弟蘊着愁慮，含

着眼淚，十分忸怩地在回答那會計員的令人難堪的索債言語。他不禁自己用手重重的把自己的頭打了兩下：

“啊！你這自私自利的小人，你這不顧他人的惡徒！你祇爲自己的快樂打算，便把你的可愛——不是，祇是可憐了，你還敢說愛他麼，他是已被你這該死的哥哥忘了。他白白守候着你的佳音。啊！你這小人，你的兄弟如此原諒你，體貼你，你倒忘了他？你這惡徒！”

他的後悔，把他的幸福的夢想，穿着漂亮衣服的梦想，攜着年青女人同游龍華的梦想，打得粉碎。他的心裏塞滿了焦煩，他不住的用惡毒的言詞來痛責自己，這樣，好像一個鬱悶燥熱的夏天的午後，忽然狂風驟雨同時吹降，熱度便低下去了，於是他的心裏漸漸的平靜下來。

“我的兄弟真是可愛！”他把他的兄弟的來信

又讀一遍，密密的想。“你看他信上對於我的不寄錢去，終沒有一句憤激的話。他雖心裏發急，憂愁，然而他還是怕我爲難，還要抱怨自己，還要安慰我。唉！我有了這樣一個兄弟，我還要嫉妒他人的幸福麼？我還要妄想異性的戀愛麼？唉！太不知足了！

“我的兄弟爲了全體的事體用去五塊錢，便要自恨太浪費。但是我呢？不是爲了異性的慾望的緣故，便輕輕的想把六十元全都用去麼？這纔可以說是浪費，奢侈的浪費！

“不要作夢了。目前剛剛有三十元，恰好可以寄去繳清他的學費，省得他心裏再發愁，再受人家的閒氣。至於我的春衣，便耽擱幾天再贖也不要緊。衣服雖然破，不出去也不怕人家笑。而且就是他們笑，又與我有什麼相干呢？難道他們會有比我的更好的兄弟麼？”

他一想到沒有人能有像他的可愛的兄弟，他不禁心裏在微笑了。

“不過，在這篇稿子沒有寫成，稿費不會取來的時候，他的零用還是不能寄去，衣服也不能替他做啊……”

“傅先生的款子既已來討，便不能不還！……”

“至於我自己的衣服，目前不贖固不要緊，然而也決不能過遲啊！……”

“而且家用……”

無盡的難題和不可解的愁絲像一根堅韌的弓弦，緊緊地扣住他的纔覺有些笑意的心房，陣陣的酸痛起來了。他極想馬上得着這六十元的稿費，可以把這些目前的堅韌的困難解除。然而他先曾苦思的小說的動人的開始，已被這根堅韌的弓弦扣斷了。

他竭力想把心裏的不可解決的思想屏除，以

便趕快把小說寫好，去換六十元來。然而愈想屏除，心裏愈加雜亂了。

……學費……可愛的兄弟……傅先生……厚呢大衣……龍華道上的女人……褲子上一條大縫……

這些切己的思想 全無秩序地，反覆地，像旁午的炊煙，一縷一縷地從矗立的煙突裏湧出來，濃的，淡的，一塊塊的，一絲絲的，繚亂地裊向天空。前面的漸漸停滯而擴散，煙突口裏有一球濃的煙湧出來了，於是燦爛的春色 罩上了一層灰色的薄霧。

他的頭裏沉沉的漲痛了。思想越覺紛亂而變幻了。小說的起始終究是寫不出來了。他呆望着寫着‘豔陽天’三個大字的白紙，一聲苦笑。

除 夕

聲聲爆竹送殘年，客裏遭逢倍黯然，壯歲已同流水逝，勞人翻作野雲閒。偶窺簷角餘殘雪，時向江頭數夕烟。遙憶故園燈火下，夜深不寐卜金錢。○沉沉大陸正風波，傀儡羈軀更若何。素手應難邀幸福，黃金無賴具神魔。人爭蠻觸蜉蝣夢，我獨崎嶇上下坡。四十年來知世味，而今精力莫蹉跎。

客店外的鎮江正是燈火輝煌，爆竹聲喧，家家都一家圍坐爐旁吃歡樂的“年夜飯”的時候，

博菴一人枯坐在客店的三層樓上一間小小的客房中，悄然把纔寫好的兩首除夕感懷詩反覆地低聲吟哦。

客店中本有很多的旅人，但今天早晨便已回去不少；到晚來，餘下的旅客的大半被各人的親戚好友邀吃酒飯去了，小半是結伴到街上閒逛去了；百無聊賴地枯坐房中獨自領略那孤寂的况味的，遍客店中就祇有纔來不久的博菴一人。

博菴是昨日——十二月二十八——午後纔進店的。店裏的人對於他的蒞臨頗顯驚疑。一個四十多歲文人模樣異鄉口音的人，面容十分憔悴，衣服十分單薄，行裝也十分蕭索——一個小小的舖溼，一只破舊的沖皮小提箱——在除夕的前夜，大風雪中，離開家人的團聚而入異鄉的客店。

博菴自己對於這次出外也十分疑訝。他覺得如像做夢一樣，意想不到的事情，竟會如秋夜的

星，清清楚楚的都來在眼前。質當，賣田，典屋，舉債，斷炊……，最後竟祇能獨自避居異鄉，藉免除夕的令人難以對付的索債。

這不是躲債麼？不是成了無賴麼？可羞！躲債，可羞！！

博菴心裏十分惶愧，瞥見到客店賬房裏的人都把驚疑的眼光向他投視，他越覺難堪，如像他們都在譏刺他是個躲債的無賴一樣，他頭也不敢抬，默默的隨着茶房走到三層樓上的一間單身小客房裏。

當夜的客店裏是幾乎熱鬧了一夜：經商的人把一年的賬目結束的差不多了，在預備行裝；他鄉歸來的游子，天晚趕不及回家，祇得暫在客店裏盤桓一宵；還有經過此地要轉換舟車的異鄉人，也暫留客店，預備明日一早成行。明日的快樂的團圓，和一年一度的年夜飯，預先把他們的精神興奮了

起來，恬靜的睡神早被驅走了，遍店中都是有味的嘩笑。

雖然遍店都是有味的嘩笑，但總沖不破包圍在博菴身外與心上的可怕的沉寂。四壁都是空空的一間小客房，一張褪舊的紅漆板床，一張黑漆的八仙桌，兩把蹩足的籐靠背，懶懶的沿壁躺着。板上鋪着一副補綴過的布鋪程，博菴懶懶的在上躺着。滿房中生動的東西，除了板床下吱吱的老鼠叫外，就祇有一支洋燭在桌上的白鐵燭盤內放出的搖曳不定的弱光。弱光射在躺在板床上的博菴的憔悴面上，慘白的面容如像垂死的病人一樣。

客店裏的大鐘已打過十下了，他依舊懶懶的躺在板床上，動也不動，兩手籠着，兩足交着，兩眼呆呆的凝視住橫着一根根椽子的陳舊的屋頂。

隔壁的客房裏本來也寂然無聲的，甬道中一陣碌亂的步聲之後，板壁縫裏便透過明亮的燈光

來，接着便有兩三個人的笑語聲響亮起來。

—————

—————

——你真的不回家過年麼？

隔壁的人好像在詰問誰，呆躺在板床上的博菴聽着驚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把身子在破舖程上略挪一挪，便凝神的聽他們講下去。

——我一定不回去了。橫豎家裏又沒有什麼緊要事。款項是早已寄回去了，外邊的店賬一切也早都弄清楚了，料理過年又有我的大兒子兆祥在家，我回不回去有什麼關係？

——不是這樣講，吃年夜飯照例是應該團圓的，恐怕家裏人要掛念你。

——這更是一種無謂的習慣，沒甚道理。我這幾天生意正忙，何必白白的跑去許多功夫呢？我勸你也不要回去，陪我在此玩玩吧。

——哈哈！那不能！天打不饒，年夜飯是定要回去吃的。今年幸得生意不差，手邊不乏，還不去適適意意的過年倒跟你在這裏冷冷清清的挨凍？我不是痴子！

——在此也不冷清啊！到老林家吃飯，碰和，晚上到老三家吃年夜飯。高興再到館子裏去醉他一下，好在此地朋友多。

——不行，不行！無論怎樣總不如在家和和暖暖歡歡喜喜的吃年夜飯好，我不上你的當。哈哈！

——哈哈！這又算上了什麼當呢？難道你不愛老四？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隔壁客房裏的笑聲只是高放起來，博菴也不願再聽了。別人無論回去不回去，都有他們的自得的樂趣。祇有他自己，既不敢在家，又不願在外，悽悽惶惶的如像獄中逃出的罪犯，進退都無所主。……

桌上的殘蠟還祇有半寸不足。博菴深深嘆了口氣，坐起來把衣服脫了，看見了裏面的一件絨布襯裏（短衫）上的補釘，忽想到他的夫人在前夜替他縫綴的情形了：

★ ★ ★

夜間十一時已過，兒女們都已睡了。

火油燈矗立桌上，燈光分射在他倆的身上。

他拿着一束店舖的賬票和債主的索債信在反反覆覆審閱，核算。她拿着幾件洗乾淨的破衣服在縫綴。

時鐘只是滴搭滴搭地把半夜拖近來。

——你今年真的想不出一些方法了麼？沉寂長久之後，她停了縫綴，抬起頭來發了一問。

——我從初十就跑到現在，什麼機會都撞遍了，結果總祇有失望，你看這許多店賬和債差不多有五千，叫我如何對付呢？他悲憤地說。

——從前我不是常常勸你少交結朋友，少用銅錢？你總以為我是婦人之見。其實好朋友誰不要交，可惜你交的朋友都是爲了你的錢，現在你沒有錢，朋友也都沒有了。要不然，共總五千塊錢，那一個朋友幫不起。難道你用在朋友身上的錢還少？三五萬呢！

——已往之事，說也無益，現在我也知悔了。可惜從前朋友問我借錢，我總模模糊糊的，借據也不叫寫，現在怎能問他們要呢？明天倒是小年夜了，我真沒有面目去見這許多索債的，我只有走，過了年再回來。不然，我只好死。實在像這種樣子還不如死的好。

——一個男子漢，動不動就說死！挫折失敗是世人常有之事，只要你能知前非，力圖上進，恢復從前的家業也不是難事，今年呢，祇好你出外躲一躲，家裏讓我來料理就是。

——索債的怎樣呢？

——苦我不着，讓我受他們的譏刺是了。

——哦呀，我的好夫人，索債的面目是難受的呢！

——也無法呀！

大家淒然相對，又都沉寂起來。

——你預備到那裏去呢？他又問。

——我想鎮江有我父親的兩個得意門人，我想去或者可以有些希望。

——盤費呢？

——……………他啞啞然回答不出來。

——這裏我有十塊錢，是我預備贖皮襖的，你便拿五塊去吧。你不要客氣，我還可以勉強設法過年的款子。

——這，這，這，我怎能對得起你呢？

——說過不要客氣！只要明年運氣會好些，大

家都好適適意意的吃年夜飯了。

——但願如你的祝福吧。

大家相對苦笑一下，又都沉寂起來。

★ ★ ★

淒涼的別況又在心頭重演，他不覺流下淚來。

他把被裹在身上之後，桌上的殘蠟也恰好熄滅了。隔壁的人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停止，燈光也不再透過來，祇有很濃的鼾聲在那邊輕重交互的作響。

博菴翻來覆去的只是睡不熟。房裏的火光滅了，床下的老鼠便格外猖獗起來，吱吱的叫，桌上椅上的跑。房外的歡樂的人們的如狂的歡笑，又陣陣的捲到耳邊來。別人一聲聲的歡笑，博菴聽去都是在嘲笑他一般。他恨得把被蒙住頭面緊緊塞住兩耳；可是耳朵雖能塞住，憂愁的心裏的愁絲的吐出是止不住的，新愁舊恨一齊湧出心腔，憔悴的博

菴今夜是祇能在迴憶的繭中掙扎了。

博菴也算是一個世家子弟，他的父親也曾做過前清的大史，家裏也薄薄有幾萬動產和一些田地房產，在他的家鄉也算是一個有數的鄉紳，就可惜博菴的爲人並不像是紈袴式的世家子弟，也不像是君子然的幹練鄉紳，他完全是一個忠厚老實的鄉愿，又蒙着一層大而無當的高傲。前清時他除了考得一個秀才外，祇曉得在家吃飯閒耍。辛亥光復那一年，當地的人因爲博菴的父親在外邊頗有些名望，便請博菴領銜通電宣布贊成革命。不多時，民國成立了，博菴的父親也歸家了；地方上的人常常因爲什麼疑難的事來與他商量，於是博菴也漸漸的正式幹起鄉紳的生活來。

但是博菴是一個高傲的無用人，所以他雖然在幹鄉紳的生活，總是被別人利用。他又讀書讀得迂了，家裏又不窮，便把銅錢看得輕飄飄的。人家

曉得他是這種脾氣，便有意作弄他，把艱難而無利益的事請他辦，或者請他辦事而暗暗侵佔他的利益，一面還只是稱贊他清高，稱贊他肯幹事。他聽了很得意，便不顧前後的去損人家的木梢。

民國二年，他的父親死了，全部的遺產都歸入他的掌握。不善治生的博菴驟然覺得自己是成了富翁，讀書的迂念和這兩年來在社會上交際的愉快使他忽想做一個食客三千的孟嘗。

現在的孟嘗君雖是極少極少，然而預備做食客的鷄鳴狗盜者流却非常之多。所以博菴的孟嘗君做不多久，他的肝胆之交，刎頸之交，道義之交，忘形之交等等的知交已有好幾十個了。

幾十個知交中最與他莫逆的是過貴乾，陳適之，施江浦，鄒子遠四人。貴乾是一個理財家，適之是一個有名的文人，江浦是他的同族，子遠是一個雄辯家；四人又都是他的大量的酒友。

博菴的任什麼事情幾乎都是這四人代做，博菴覺得省力非常，便覺得他們真是自己的好友，是肝胆相照，氣味向投，可以託妻子的好友。他們天天聚在博菴家裏飲酒賦詩，狂論古今。有時也同到酒館茶樓娼寮中閒耍。他們的用錢是不分爾我的，本來循規蹈矩，忠厚老實的博菴，現在儼然算是一位風流不羈，揮金似土的豪士了。

他的夫人不贊成這種豪士的生活，幾次和同口角，說這是敗家的行爲，要上別人的哄騙，要做事不如轟轟烈烈出外很幹一番；否則還是在家守守好。但是博菴覺得他夫人的眼太淺，看不到遠處；他以爲得一知己雖死無憾，何況現在是四個，將來若有緩急，纔曉得朋友是少不得的呢！

他常常這樣用強詞來反對夫人的責難，他的夫人索性賭氣不再和他多說，於是他便格外放縱起來。酗酒，賭博，嫖妓等等的墮落行爲，因了友

人的誘引，也漸漸都染習上了；應行料理的一切事務，也都糢糢糊糊任憑他的四個好友去處置，財產的積聚本如小兒的疊磚塔，一層層的堆砌是很緊難的，但是輕輕一脚便把塔的全部跌倒了。不上三年，博菴所接受他父親辛辛苦苦所堆疊成的一座財塔，便輕輕的被他的四個好友的誘引而倒塌了。

民國五年的冬天，他的好友都藉故離開。年節把賬目一結，人欠的大半都是幾位好友經手，確數也無從知道；欠人的，哎呀，祇是酒菜賬，差不多已近一千，另外還有綢緞賬，南貨…；還有當時缺乏現款而舉的債，通算差不多有一萬多。再把產業盤算一下，田五十畝是因理財家貴乾的勸告，說多是下等瘠田，收不得租，都托他廉價賣了；大街上的一帶市房是因子遠的勸告，押了一筆鉅款的，由適之和他兩人管着在做棉紗的交易；還有一些零星田房，幾年來因缺用也變賣盡了。

“啊啊！想不到我的經濟已經拮据到這步田地！

博菴心裏吃驚着，便找到了好友江浦來和他商議。

——哦，這個，我也實在是愛莫能助。我的境况是你所深知的，今秋二小兒的姻事，又虧了一筆鉅款，我的年關也着實難渡呢！

江浦皺著眉頭啞聲的說。

——我也曉得你爲難，可是我今年的虧空太大了，總要一萬纔能敷衍。你經手借出的款子可不可以着緊些收回來？倒有好幾千呢。

——沒有這麼多，沒有這麼多。總共祇不滿一千。而且你當時又愛受人呵奉，不肯收人的借據，現在催起來倒也不容易呢。

——不滿一千？！你再想一想，替我上緊些催吧，

——能帮忙總應當竭力帮忙的。

★ ★ ★

江浦去了，博菴悶悶的回到他的房裏。

——今年你的虧空怎樣彌縫呢？他的夫人也曉得了他的窘况，很着急的問他。

——正是爲此纔找江浦他們來商議，誰知找來找去祇找着一個江浦，說了幾句浮話，真不懂他們這幾天爲了些什麼，都失魂似的。

——哼！失魂，你纔失魂呢！他們爲什麼又要來親近你？五千塊錢買的田叫別人一千二百買了去，還說他做事能幹；好好的市房又押出了去做空項生意，知道還有不有本錢贖回來？借出去的錢又不見一張借據，付到一文利錢。他們爲了什麼？他們肥了，你瘦了，他們顛倒再來親熱你？你真糊塗透頂了，上了人的大當還不知道。

——不見得如此吧，人心不見得如此壞吧！博

菴連連的搖頭說。

——不壞！不壞！！都是好人！看吧！

★ ★ ★

果然，年關到了，索債的人天天追在博菴的背後冷嘲熱諷的討索。許多好友都冷冷的不來理他了，尤其是過陳施鄒四個知友，面都見不着一次。除夕的早晨，纔接到鄒子遠的信，說棉紗生意失敗，除本賠去外，三股分派，每股還須再賠出一千四百元。他祇重重嘆口氣。

江浦也跑來了，說沒有借據，實在難要，暫時由他墊出二百元來，其餘實難盡力。他也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嘆氣的結果是與債權人訂了城下之盟，儘明春正月半先歸還一半，餘再商量。

又是理財家過的幫忙，把押去的市房找絕了，又把住屋典了一半，四個好朋友又借了二百四十

元，纔算把正月半的難關渡過了。然而以後的生活，便不能不很拮据地支撐；他既沒有什麼特別的長技，他父親提拔起的幾個親戚，又都因他做做豪士時高傲脾氣得罪了他們，便都不來理他；他祇得吃字畫，吃古玩，吃傢具，吃衣服；正在求學期間的兒子，也祇得失學在家。

窮人的日子雖比豪士的日子覺得慢得多，但是年關總是要來的，一個端節和八月半已經費盡了口舌纔把債主退去，這個年關實在無法抵敵；想來想去，祇得忍痛離開家庭而實行躲債了。

二十八的清晨，天纔發白，博菴便偷偷的跑出了自己的家門，老施提着兩件行李跟在後面，他的夫人立在門口送他。

那時他的心緒恰和當時的天氣一樣，嚴冷而暗晦。

不久，天上飄下片片的雪花來，北風吹捲着在

地面亂舞。寒衣十分單薄的博菴在船中被冷氣凍得牙齒打戰起來。晶瑩白淨的雪景在艙外緩移，也無暇去瀏覽。祇有懊惱，悔恨，羞慚，怨毒的情緒紛紛如雪花下降，把他的快樂的心田遮蔽盡了。

午後到了鎮江，到租界去見從前的兩個世兄弟，誰知前後不約而同的都享他以閉門羹。他沒奈何，祇得借住客店；又因錢不多，祇得住上三層樓上的一間小客房了。

望不完的長夜也慢慢的消失了，窗上透進了白色的曙光來，擾人的老鼠漸漸的也都歸了巢穴。博菴覺得疲乏非常，頭也痛得利害，但總不能睡熟。隔壁的鼾聲也停止了，重復換了笑語。接着茶房上來，便起了一陣歷亂，想是要回家的那位在整理行囊了。接着樓下四處都起了繁雜的喧嘩，這是如煎的歸心在那裏沸騰着。一夜失眠的博菴再也睡不住了，熬一熬冷便起了床。

雪已住了，日光出了，北風也略小一些了。博菴便開了東壁的玻璃窗向外間望。

如波的屋頂都被雪染成粉白，日光耀出反光來，映成一片奇景。銀屋的盡處，遙見大江掩映在烟霧中。

俯首向街上望時，雖然時光還早，行人已很多了。這些差不多都是爲年事忙的：收賬，辦年菜，請香燭。他們都興沖沖的提着大包小裹，肩摩背擦的往來。店裏的夥友也很起勁的在櫃檯裏來回的忙亂。

“往常在家裏時，今天老施要跟我跑一個上午呢！博菴茫然地注視街心，忽然的想。

“照例今天早晨便要把大廳打掃起來，祭器也都要整備起來，午飯便先要供兩桌，這些都是施壽和老褚媽的事，但現在呢，用不起，他們都走了，就餘下老施一人了。

“去年就不曾好好的過年，今年更不知她怎樣在那裏敷衍？啊！真苦了她了呢！”

“債款不必說了，便是料理年事：年菜，茶食，贖當，新年的壓歲錢，賞封……那一樣不需錢？兒子們穿了破衣過年總太難爲情，但是要添做又非鉅款不辦。

“哎！她是一個向來不大出來交際的婦女，叫她從何去設法此款呢？”

“唉！真苦了她了呢！”

博菴想到他的夫人今天的難境，便格外的坐立不安起來。

其時客店裏的人聲漸漸沉靜下去，離店的人總不在少數了。一個茶房走到博菴房裏來。

——先生今天不回家吃年夜飯嗎？

——不回家，我有件緊要事體在這幾天待接頭呢。

——哦哦！

茶房出去了。博菴覺得這個茶房有意來奚落他自己一般，登時面上火熱起來。午飯的時候，博菴叫茶房鎖了門，和他說：

——我到外面接頭要事去，夜飯也許不回來吃。你關照賬房裏少開兩客飯。

他有意把語聲提得甚高，他是想藉此解除客店裏的人對於他的驚奇，表明他的離家出外是負有要務的。但是他走下樓時，依然覺得有火箭般的驚訝的目光射在他的背脊上。

懷抱着滿腔的羞慚與憂悶在狂歡的人羣中躡走，覺得太挖苦自己了，肚子裏也有些餓，便走進了一座小酒店去喝燒刀，驅寒買醉。

有心事喝酒是不容易醉的，博菴的酒量又大，越喝頭越沉痛，心却格外清晰，幾年來的荒蕩，好友的欺騙，親戚的炎涼和許多想不起的舊事，都一

一來在心頭，幾乎無一事不令人深深失悔，深深惱恨。

“唉唉！從前我祇須稍為明白一些，何致今天要在此地喝燒刀躲債呢？唉！自作孽！！作孽！！

博菴自言自語的，猛的把檯子一拍，小半盅酒都潑翻在自己的布袍子上。

付了賬，踉蹌的走出店門，已是將近黃昏時候了。街上的商店雖然還是燈燭輝煌，但是行人已漸減少。除夕的儀節已經開始，家家把大門直開到裏，廳堂上懸掛了祖宗的肖像，點着大燭，擺着熱菜，家人大小都集在廳上準備替祖宗辭歲。遠遠已有一二爆竹聲遙聞。濃厚的過年氣息薰得博菴的心陣陣的受痛。他在這家的門口站着望望，門裏是迷漫着歡樂的過年氣；在那家的門口站着望望，門裏也是迷漫着歡樂的過年氣。

他重重的嘆着氣，頭裏越發暈痛起來。

他家裏的除夕向來也是歡樂的過年氣象佈滿門庭的，但是今年呢？

“現在怕正是索債的擠滿門庭的時候吧？她聽了那種市儈的尖刁刻薄的毒話怎會受得住呢？啊啊！我不應該走，還是我的口才好一些。現在叫她怎能答覆呢？”

他真的如同看見許多凶惡的索債的人在圍着他的夫人叫囂，廳堂上是冰冷寂靜，壁上的祖宗都在愁眉苦臉的嘆氣，兒女們也悄悄的躲在母親身後，扳起着臉，全家找不出一絲歡樂的顏色，愉快的笑聲。

他如狂一般，抱着頭直跑到客店裏。

賬房裏的先生和幾個沒有家的老旅客在賬房間裏興高采烈的吃年夜飯。茶房也在廳旁小間裏歡呼暢飲。他偷偷的掩上了樓，茶房開了門，點了洋燭。瞥了他一眼，又走下去了。他頹然的坐在椅

上。

頭裏像有人在捶打，心頭也像有人在裏面跳蕩。

家裏現在也應該吃夜飯了。不知索債的能不能讓他們安安穩穩的吃呢？唉！該死的丈夫！該死的父親！一家的幸福都給我攪完了！不識羞，自己躲出來，讓妻子們受罪。啊，羞啲！羞啲！

心裏不禁焦煩起來。開了窗時，爆竹聲或遠或近的連續響亮，天空乘着繁星，屋瓦隱隱還現着白色。

寒風把酒熱吹盡，心頭略覺清爽，便再頹然坐下。

搖搖的燭光把房中照成一片昏黃。他對着燭光坐了一會，把檯上現成的筆硯在一張火紙上寫了兩首七律。

自己低聲吟咏了幾遍，覺得寫得一些不痛切，

便把來撕碎燒了。紙灰翻翻的飛上半屋又飄下地來。他的兩眼隨着紙灰上視，又復下注地上。

洋燭又燒得祇賸半寸了，他依舊呆呆的注視地上。

今年的末夜已來在他的身旁，不知熬過這淒涼的長夜後的來年的元旦，能不能帶一些慰人的好運來呢？

注 定 的 死

命運固然是愚人的一種迷信觀念，而人生之貴賤窮通乃在世人自己的努力，所以“有志者事竟成，”精神所至，金石也爲之裂開；不過謀事固在於人，成事還在於天；因之，無論小癩子的精神達到什麼地方，氣力努到怎樣情況，暫時總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被人唾罵，欺凌，嫌惡的叫化子，賊骨頭，前世造了罪孽的惡小子。

小癩子的籍貫宗譜是很難查考的了。他的母

親大家知道是從前住在趙巷口破廁裏的老乞婆——老乞婆又醜又有殘疾，所以三十多歲便已顯得很老——會說本地話的老乞婆，但這並不足以證明他就是姓趙的本地人。她的男人姓甚名誰，沒有人知道。他們從前的來歷，也沒有人知道。這並沒有什麼驚奇！他們不過是一對滿身臭爛的老叫化子，並不是大官，名人，富戶之類的可以引人注意的東西。是要像撞在玻璃窗上的屎蒼蠅，千方百計的想鑽出去，去打聽他的根由：也許是我的同鄉，或者是同宗，或者有友，世，學，……等等的交誼，於是在和別人交談的時候，便可以說些裝體面的話，譬如：新署△△省長是我的祖父的門生的族中咧，新任△△部長是我的兒子的同學的同鄉咧，新簡的什麼是我的什麼什麼咧——這完全是光榮，可以引起別人的說不出的欣羨。現在一對叫化子，打聽了他的根由有甚用處呢？假如一打聽是我

的同鄉，或者是我的同宗，或的竟就是趙巷裏富紳趙三老爺的同族，豈不是一個大笑話！所以關於小癩子的身世，祇知道他是生在趙巷口破廁中的小叫化子，他的母親是能說本地話的老乞婆。

據說，據太平巷裏的收生李老太說：小癩子的八字恰和趙三老爺的小少爺的八字一樣。她還記得那天是臘月二十三，趙家有人來叫她去接生。出來時已夜深了，飄着雪，括着風，冷得牙齒打戰，到了趙三太太的房裏，生着大火爐，滿房都是熱氣，也不覺得外面天冷了。接出了小少爺出來經過巷口的時候，看見破廁裏漏出火光，也聽得裏面有嬰兒的哭聲。她從牆縫裏一瞧；老乞婆躺坐在靠壁的一攤濕稻草上，旁邊低掛着一盞不知從那裏拾來的破紙燈籠，點着一支殘燭。火光幽幽的照在老乞婆的瘦而且白的臉上。照見她閉着眼像死去一般。雪隨着風從牆隙裏直飄到乞婆身上的破絮上，有

幾點落在嬰兒的紅皮膚上，便立刻溶化了。嬰兒倒也肥大，拖着臍帶倒在他母親身旁呱呱的哭。她看了一會，身上突然冷起來，手足發了抖，便冒雪趕回太平巷，那個嬰兒後來並沒凍死，就成了現在的小蠻子。

李老太的說話傳到了南街上的測字張鐵口的耳朵裏。他費了一天的功夫把趙三老爺的小少爺的八字仔細推算。後來他把檯子一拍，抽了兩袋黃烟，和坐在檯子橫頭的常來和他閒談的一位秀才說：

——這個八字真奇怪，有四個癸字，純陰之象，乃是大貴之命，將來至少是個道尹，要發二百萬偏財。真是大貴之命！大貴之命！

——趙三爺的祖上積了不少陰德，趙三太又是念佛修行的善人，他們的少爺命好也是應該的；但是趙巷口的小叫化子難道將來也要做道尹，發

二百萬偏財？

那位秀才先生，一雙手挾在脅下，一隻手摸着鼻尖的秀才先生一面說，一面直搖着頭，並且把右腿架在左腿上，搖動起來，顯出十分懷疑的神氣。

——不，不！你纏差了！張鐵口也把腿架着忙搖起來，烟管放在檯上，抹了一抹鬍子，正色的說：——這個命是大貴之命，但是水太多，一定要有火幫忙，水火既濟然後可以得法。若然火尅不住水，便是一個賤命，將來終身沉淪，還不免要死於非命，做一個溺死鬼。趙家的宅向是南方丙丁火，水一定很旺，所以無礙；那個小叫化子又怎能夠去比呢？

——原來如此！怪不得。秀才先生恍然大悟的樣子，把頭在空中繞了一個大圈。接着便沉默起來，默想到趙家小少爺的既富且貴的前途，又迴想到自己的八字太壞。爲什麼不也是四個癸字，宅向是南方丙丁火………？

自然爲工作是不問人的命運的，是公平而無偏私的，酷熱得炎夏來了：並不因趙家小少爺有電扇扇着，冰席涼着便多射些日光進去；也不因小獵子遍身塗着泥污，流着汗漿便多送些清涼。嚴寒的冬日來了：並不因趙家小少爺圍着火爐，披着暖裘便格外吹進一些冷風；也不因小獵子住破廂，穿破絮，啜冷粥而送些暖氣。他只是毫無顧慮地一日日的過去。少爺的日子是度得很快的，小獵子的日子就很難挨過了。然而也大家同時都到了十歲。

溫和清新的春天到了。睡了的自然界都醒了轉來：好鳥在樹林中歡鳴，好花在嫩枝上吐蕊，地上舖滿芊芊的芳草，枝頭綴着片片的新葉；一切都在努力，努力求春光的擁抱。

小獵子雖沒有什麼努力可以貢獻於綺麗的春光，然而歡迎春光擁抱的熱情是和自然界的一切

相同的。冷酷的寒冬的可怖沒有了，赤足踏在磚地上的時候，有一種涼爽的感覺，不像是冬天地上的冰冷入心了；皮膚露出破衣外面的時候，只覺得有一股溫柔的氣息在皮膚上蕩漾，一點不像冬的寒風吹着時的那麼如刀割，如針刺了；尤其是晚上睡時，和暖的春風先在屋外唱着輕歌，隨後又走進破廁裏來撫摩他的頭髮，他便熟睡在污草堆上做起美幻的夢來。

一天夢醒的時候，陽光從牆缺中直射到頭旁的破牆上，夢中的可愛的小伴似乎還在這光明中舞蹈。隔壁廁上的人聲漸漸在走動起來，他覺得肚子裏有些餓而且記掛着昨天他母親同他走到的一片廣場。他便悄悄的推開破絮爬起來，趁他母親還沒覺醒的時候，把破鉢裏昨晚吃賸下來的一撮菜，和飯，和二塊吃殘的麵餅一齊塞在沾滿泥污的衣袋裏，跑出廁所來。

不多時便跑到了那片廣場。

廣場在一座黃牆頭的大寺院前，一面是一望無涯的麥田，兩邊直立着幾列合抱的大槐樹，中間又有八棵大公孫樹並立着。場上全是碧綠的短草，中間一條白石大路。春日的陽光把廣場上曬得十分涼爽。春風在樹列中迴旋，半空中緩緩嘯出如潮的清音。鳥兒沐着春光在樹叢中飛鳴。

小獼子歡喜得只是在草地溜跑。跑了一刻，人已累了，便倒臥在地上，掏出衣角裏的菜飯來緩緩的嚙嚼。他的兩眼閃閃的望着天空：明亮的藍色天上，飄浮着絲絲片片的白雲，有的像魚，有的像馬，有的像船，有的像桃子，在悠悠的移動；慢慢的魚忽變為蛤蜊，船又變為鴨子，又變為山，又變為葫蘆；慢慢的又來了挺着長鎗的將軍，小狗，孫猴子，馬，仙人的拐杖，龍，兩頭蛇；又來了琵琶，蝴蝶，老仙翁！……

天上的浮雲的無窮的變化，把小獵子的眼都看花了，心也看迷了，靜靜的躺在地上，只是睜着眼，張着嘴，冷飯也忘了嚥嚼；昨夜他母親交代他今日飯前到城隍廟裏，趁老爺開光香客衆多時多討些錢的事情，更已隨着空中的浮雲一齊飄去了。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天上的白雲漸漸稀少，身體也被陽光晒熱了，耳邊忽然聽得有人聲嘈雜起來。

他懶懶的翻了一個身，撕了一塊麵餅塞在嘴裏，再把頭側轉看時：二個大男人，一個大女人圍着一個穿着花綠衣裳的小孩子，同自己差不多高矮的小孩子，提着兩只紅紅綠綠的風箏笑語着從寺旁走過來。

他們直走到廣場和麥田交界處纔止。停了一刻。一個穿黑衣的大男人把一只紅身體，綠翅膀的蝴蝶風箏放了起來，東南風吹着把牠漸送漸遠的

經過自己的頭上，穩穩的靜止於寺門上的天空中；兩根蝶鬚微微的顫動。一刻後，一只長長的蜈蚣風箏又放了起來，黑背白肚，斜伸着在空中曲扭，像是活的一般。那個穿着花綠衣裳的小孩子笑笑跳跳的一會兒執着蝴蝶風箏，一會兒又執着蜈蚣風箏，一會兒又從大女人手裏的盒子裏拿一塊糖放在嘴裏。

小獵子看得出了神，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手刁在嘴裏，一會兒望望天上的風箏，一會兒又望望那笑跳着吃糖的孩子。他覺得那個孩子實在快活，好像比昨夜夢中所見的孩子還有福氣。心裏說不出的羨慕。他想着：要是自己也有兩只風箏一盒糖時，不知怎樣有趣呢？

他呆呆的儘是望着，想着，想着。一只蝴蝶風箏忽然因那小孩拉得太急，從空中直翻下來，墜在小獵子的面前。

小獵子嚇了一跳，心裏倒歡喜起來；遲疑了幾次纔俯下身子，小心翼翼的用手去摸那心愛的美麗的風箏。

——小賊骨頭！你敢摸他！

小獵子的全神都注在那邊的風箏上時，身旁突然大聲的吆喝起來，接着頭上被打了一下。他戰戰的抬起頭來，穿黑衣的男人立在他的身旁。

——這東西你配動麼？小賊種！小鬼！臭叫化子！

穿黑衣的男人喃喃的罵着，提着風箏走了，小獵子冤屈的含着淚向那邊偷偷的望着。

晚上，小獵子被母親痛打一頓，蜷縮在草堆上嗚咽，他的母親捧着飯鉢，嘴裏一面嚼飯，一面還叨叨不絕的咒罵。

小獵子的被打，當然一半是爲了忘了昨夜的叮囑，不曾到城隍廟去討乞；但是重要的原因，還

是爲了他衝撞了趙家小少爺，趙三老爺要把她趕出趙巷口的破廟，她纔恨恨的發了恨把他痛打；但是最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他的命運裏注定有這一次痛打。

他所以把趙家小少爺衝撞，仍是爲了那只美麗的蝴蝶風箏。

他起初並不曉得放風箏的孩子就是常常給殘菜冷飯與他的母親的趙三太太家的小少爺。他祇知那個孩子是個福氣人，是母親常常說起的福氣人，是非常可羨的福氣人。他穿的衣裳是可羨的，他吃的糖是可羨的，他放的風箏更是可羨的。他很想分他一只蝴蝶風箏來執在自己的手裏；但是他一見穿黑衣的大男人就覺得可怕，怕得一步也不敢走近去。

後來那孩子要回去了，大男人把風箏收下來，提在手裏，依舊三個人護着他走向寺旁的路上去。

他戀戀不捨地遙遙的隨着那美麗的蝴蝶風箏一直走，一直走到趙巷，走到一座黑漆大牆門前，他們進去了。他認得這座牆門是他和母親常來要飯的趙三老爺家，他的腦子忽然想到那孩子就是母親常說的與自己同生日的趙小少爺。

他一直在趙家的門前徘徊，美麗的蝴蝶風箏把他的小魂靈帶進門去了，肚子餓也不覺，也不想回家。

忽然，蝴蝶風箏又從屋裏面飛了起來，緩緩的飛向巷尾去。小癩子心滿意足的仰頭望着，也緩緩走向巷尾。風箏直飛到巷外的一片荒場上纔住，小癩子便也立在荒場上呆呆的仰着頭。

風忽然靜了下來，風箏便沉沉的像要跌下的樣子。

——跌下來，跌在我的手裏來！

小癩子懷着莫大的希望似的伸着兩手向着欲

墜不墜的風箏狂喊。

風箏果然翻翻的落在荒場上；可惜落得太驟，翅膀都震碎了。但翅膀雖破，小癩子的快樂並不曾因之減少一分。他把線拉斷了，把風箏擎在手裏，滿荒場的亂跑亂喊。穿黑衣的大男人不在身旁，可怕的吆喝也不聽見。他唯一的希望果然達到，他心裏覺得絕對的滿足，眼前的一切都是有趣與快樂。

他在荒場上消磨他第一次的有味的生活一直到太陽斜西，暮色漸漸在荒場上散開，纔把未盡的興趣懷抱着，執着破了翅膀的蝴蝶風箏跳回趙巷口去。

跳近趙三老爺的大門前時，穿黑衣的大男人伴着趙小少爺在門外的糖攤上轉糖。他心裏突然一驚，便把風箏藏到背後，想退出巷尾，繞道回家。但是他正待轉身時，黑衣男人已走了過來。

——小賊骨頭，你的風箏那裏偷來的？

——不，不是偷的，是拾，拾得的。小獵子嚇得渾身顫戰起來。

——翅子也弄破了，叫他賠，小少爺也跟了過來，一把奪了小獵子的心愛的破風箏，高聲的嚷。

——不是我弄破的，我是在那面荒場上拾得的。小獵子極聲的分說，面色嚇得雪白。

沒有人理他的話。黑衣男人把捏着他的兩隻小手，小少爺把奪來的破風箏拋在地下，兩只手捏了拳頭在他的頭上臉上身上亂打。後來又把他拖到牆門裏，把繩繫在門凳上。

他不曉得他到底要受着什麼刑罰，身上又痛，便大哭起來。

後來他的母親來了，穿黑衣的男人向她喝了一陣，纔把他放了，母親同了他出去。

一到破廟中就被母親一頓痛打，說不應該偷趙少爺的東西，他滿懷的冤屈一句也不敢說出，餓

着肚倒在草堆上，越想越傷心起來！

母親罵到飯吃完也就睡了，他纔慢慢的止住了嗚咽。天上的浮雲和美麗的蝴蝶風箏又來在他的眼前，迷迷的幻想着便睡熟了，昨夜夢中的許多小伴帶着許多美麗的風箏來和他在廣場上玩耍。

匆匆又是十年，小叫化子小獼子居然成了二十歲的大叫化子了。

小獼子並不是甘心於叫化。他一樣也懷抱着綺麗美幻的前程。他也很曉得叫化子的名詞不好聽，是辱沒祖宗的行爲，是永世翻不轉身的賤業。他也曉得叫化是苦事，餓了吃不飽，冷了沒衣穿，還要被人唾罵，被人欺凌。他也曉得有錢的快樂，有勢的威風。他也很想振作起來，不做叫化，慢慢的也有錢有勢，穿暖吃飽，顯祖耀宗。

但是他的八字注着是一個大賤之命；而且環

境把他拘束着，技能把他限制着，他枉自有了莫大的雄心，依然是一個住在趙巷口破廟裏的叫化子。

他除了啞聲叫着太太，娘娘，老爺，小姐 做做好事等等的家傳名言，和磕響頭，裝假哭等等家傳技能外，不曾讀過一頁書，學過一絲手藝。他自入世便在母親的懷抱中聆受叫化的教育；不久他會走了，便跪在母親身旁作叫化的實習；不久能獨自一人上街，趕廟，開始正式的叫化生活了。便得了小叫化子的尊稱；不久又因天生的欲望而發生了蝴蝶風箏的案件和其他相同的幾件罪惡而得了小賊骨頭的雅號；不久母親死了；不久成了二十歲的大叫化子。

他真是一無所能，除了叫化，要講賣氣力。他又是從小便失了營養的病鬼，瘦骨支離的，誰願去雇用他？何況他又是出了名的賊骨頭！何況當地的失業工人也不少！

他枉自有了莫大的雄心，但是他的八字太壞，所以臘月裏的一場大風雪，還是幾乎把他凍死，餓死。好幾日，他裹在破廁中的草堆裏，很吝嗇的嚼着積蓄下來的酸飯臭麵，不敢出來。直到二十三的早晨，風雪纔止，他已絕食了一日半了。

挨着餓出來在雪地上叫化了一個上午，也未能把肚子塞飽；幸虧太陽出來了，皮膚上總算覺着幾分暖氣。

午後他走向趙巷，經過趙三老爺家牆門時，大門開着，大廳上好幾桌人正在吃酒猜拳，酒菜的熱氣蒸騰着，香味射到門外來。

小猓子心裏暗暗的歡喜。這是一定的，每逢趙家請酒，他總可以從後門廚房裏的張媽媽的手中得着許多冷菜殘飯，足夠吃四五天菜飯。他想：運氣好，這兩天的肚子又不愁餓了。

他挨到趙家的後門外。後門開着，張媽媽坐在

廚房外的天井中晒太陽。

——老媽媽，今天三老爺又請客？小癩子倚在後門牆上和氣的說。

——鬼精靈，有吃總瞞不了你。張媽媽抬起頭來微笑着。——今天三少爺二十歲生日，又因為三少爺明年正月裏要到東洋去讀書，所以太太高興，怕又要熱鬧三四天。你的吃運好呢！

——哦！老爺太太的福氣大，養着這種好少爺。小癩子贊嘆着；忽然想到今天也是自己的二十歲生日，便連着嘆起氣來。

——福氣大？少爺好？哼！張媽媽附和着說着，冷笑一聲。

小癩子曉得張媽媽的脾氣是專門喜歡嘮嘮叨叨說東話西的，你不和他對講時，她便會不厭活，所以小癩子也低低的問她：

——難道三少爺有什麼不好麼？

——哎呀！一時也說不完。張媽媽把凳拖一拖，把身體側着說：——上一個月老爺結賬，莊裏少了二千塊錢，後來一查，是三少爺偷了老爺的圖章到莊裏去支取的。老爺氣得了不得，要打三少爺，又是太太護着不許。前天，太太又失了幾件鑽石首飾，據說也是三少爺偷去送給一個妓女的；太太倒冤枉是梳頭的偷的，害得梳頭的呆着要尋死。咳！多呢！一時那裏說得完？

張媽媽搖頭嘆氣的說，小癩子在後門口聽着，表出十分注意，十分同情的神氣。結果，小癩子的做作贏得了張媽媽的歡心，不多時，小癩子提着滿盛了魚肉菜麵的銹鐵桶走向巷口的破廁裏。

趙家的三少爺到東洋去了三個月的時候，趙巷口破廁裏的小癩子的左腿上生了一個很大很大的爛瘡。

瘡的起初不過是有一天晚上睡着時被破廁屋

頂上的瓦片跌下來把腿皮擦破了一大塊，要是好好的把牠療治時，三五天也許就可以好。但是小蠻子是叫化子，叫化子是被醫生拒於門外的。而且注定要生爛瘡也是無法挽回的。他自己胡亂的用破絮裹着，污紙襯着，還是照舊上街叫化。不多時，創口腫爛起來；不多時，腫爛的區域漸漸擴大，流着血膿；不多時，春暖已到，創口便格外臭爛起來，差不多半條左腿都腫爛完了。

腿上生了這樣臭爛的大瘡，當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不幸的小蠻子却因此而得了幸福。

本來小蠻子在街上叫化時，很不容易得太太，奶奶，老爺，少爺的哀憐。“年紀輕輕的，什麼事不好做，倒甘心做叫化子”之類的嘲罵話，小蠻子每天要聽到幾十次。他心裏也未嘗不想申明，申明他不是甘心做叫化子，他要做事找不着門路，但是他只是心裏想，嘴裏總不敢說出來，恐怕衝撞了老爺，

太太，奶奶，小姐，所以他在那時的叫化成績很壞，常常不夠飽。

自從腿上的瘡潰爛了以後，他的叫化成績驟然佳良起來，也用不着滿城跑了。露着爛腿坐在來往人多的處所時，自會有人給他錢，給他飯；並且只有人哀憐他，沒有人譏笑他了！這都是爲了他左腿上的臭爛的大膿瘡。

大膿瘡幫着小蠻子叫化了七個月。七個月間的小蠻子度着有生以來所未有的安適的生活：不用整天的奔跑，不用把喉頭叫乾，也不用愁塞不飽肚子。每天早上用手撐着地爬到街口，晚上爬回來時，懷裏總餘着錢或是菜飯麵。

但是小蠻子的命裏並不曾注着可以一直度着這種安適生活，所以大膿瘡爛到十月中忽然痊愈起來。小蠻子懷着十二分的憂愁，惴惴的看着腿上的肌肉一日日的恢復。秋風把黃葉吹盡的時候，小

獼子左腿上的瘡痂也脫落盡了。

——糟了，又要滿城奔跑了，又要被人嘲罵了，肚子又要挨餓了。小獼子望着痊愈了的左腿只是嘆息。

痊愈了的左腿要比右腿更瘦得許多，大小凹凸的紫色瘡疤密佈着。裏面的筋肉也起了痊癢，走路的時候覺得微微有些跛；天陰氣壓低時，更覺得腿關節裏十分酸痛。

命裏注定要做跛足叫化子而不許做爛脚叫化子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所以小獼子祇得跛着脚再開始在街上奔跑。

但是二十一歲的小獼子的命運終竟是多變化的，他做了跛脚叫化子，不多時便膺了一次喪事行列中搨花圈的榮差，接着又充任脚班行裏的臨時雇工；最後居然補了轎行裏一員轎夫的美缺。

小獼子幾年來的奢望，不做叫化子的奢望，跛

了脚後居然實現了。這不能不歸功於趙三老爺家的張媽媽。張媽媽本來就很哀憐小獵子。小獵子爛腿的時候，張媽媽常常給粥飯與他。新近，張媽媽的丈夫做了脚班頭兒，張媽媽便把膿瘡纔愈的小獵子極力保舉上去。隔不多時，小獵子便因保舉的力量從跛足叫化子一躍而跛足轎夫了。

當地的道路很狹隘，唯一的交通器具祇有二人肩着的竹轎。所謂轎行，便是出租竹轎的公司。轎行裏常期雇着轎夫可以住在轎行裏，但是沒有工錢。人家雇了轎子而出的轎錢，三份歸行主，七份歸轎夫。轎夫的收入全視他抬轎的次數和雇主的奢儉而定。小獵子自從升為轎夫以後，因為他的足有點跛，人家都不願雇他，他的收入便特別小，有時還不及叫化時代的生活好。雖是張媽媽待他好，每逢趙家雇轎，她一定來就他，然而一月間也沒有幾次，所以他依舊是忍着餓，耐着寒。但這實在

是他的八字太壞，他也不好怨誰。

又將近年尾了，轎子的生意照例大好起來，便是小猥子也接連做了好幾次生意。收入之多，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他正待開始做他的黃金夢了，但是不中用的左腿又因為勞動過分而起了劇痛。

一天午後，趙家的張媽媽來到轎行裏說：三少爺從東洋回來了，有的人說今天傍晚到家，要叫小猥子的轎子到輪船埠頭去接。

張媽媽來叫，小猥子雖然腿痛也是不能不去的。一小時後，小猥子已跛着和一個同伴把一頂竹轎抬到五里外的輪船埠頭上等候了。

輪埠上冷清清的，船到的時候還早。天氣是陰沉沉的，括着大北風，像要下雪。小猥子坐在埠頭的長椅上，撫着痛腿，愴視着佈着灰色層雲的天空，忽然起了感傷的情緒。

小猥子雖然命賤，雖然窮徹骨，但是感傷的情

緒也是很容易觸發的。而且他感傷的原因，便總是爲了賤，爲了窮，爲了與自己同八字的趙家三少爺。別人吃魚吃肉，他不是沒有嘴；別人披裘圍爐，他不是不覺得冷；別人擁抱着女人，他不是沒有性慾。雖然母親從前也曾說過，這都是前世的福命，但他總覺得前世的話是太渺茫而無從捉摸。眼前一個趙家三少爺，一樣和自己是一個人，而且又同八字，然而兩人的福命是差得如此遠，一個是天堂裏的太子，一個是地獄裏的苦鬼，這是從那裏說起。自己腿這樣痛，還要冒着寒風來接抬他，這又從那裏說起。……

混濁的河水在埠頭下汨汨的擊撞，憤懣的怨氣在小癩子的思緒中升降。天空中的陰雲也同小癩子胸中的怨氣一樣，只是濃濃的積集起來，慢慢的又飄下了密密的雪花。

河面上像懸了一層層白的紗幕，飄飄的動，小

獃子出了神似的呆呆望着。……

——喂！小獃子，輪船到快了，把驕子抬過來些吧。

小獃子的同伴喊着，走過來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

——好的！抬過來些吧。小獃子吃驚似的立了起來，懶懶的回答。輪埠上的人漸漸多起來。雪也愈落愈大，轎頂已推了一層薄雪。

不一會，輪埠中起了混亂，小汽船拖着客船停在埠旁，上岸的人，下船的人，攜着行李的脚夫，紛紛在一條狹長的木板上來往。

混亂中，小獃子提着二只小皮箱把穿着皮大衣的趙三少爺引到積滿了白雪的竹轎裏。

行人與竹轎魚貫着在河岸上的碎石路上踏着雪走回去。

當地的道路很狹隘的，從輪埠到街上的四五

里碎石路又格外的崎嶇；現在積滿了雪，便愈顯得難走了。

小癩子抬着轎子走着，慢慢的覺得肩頭上的重量只是加增起來，左腿上的酸痛也只是劇烈起來，遍身在流着冷汗。

北風狂吼着，面孔像浸在冰水裏，氣都透不過來。搭在被雪打濕了的轎槓上的兩只手，更是像火燒刀削一般痛得忍熬不住；寒風從袖管直鑽到胸旁，好像心裏都在發抖。幾次想把手縮下來，但是狂風把轎身吹得要傾翻似的，兩只手都按轎槓還有些支不住。他祇得連連的向左右兩隻凍得紫腫的手背上呵着熱氣。

雪水把他的衣服沾得透濕，劇痛不已的左腿裏，在冰冷的濕漉裏，更覺腫的只是要彎下來。

他一顛一躓的忍痛跛着在泥滑的雪路上勉強抬着轎子走。

趙三少爺坐在轎子裏不覺冒起火來。他離家已快一年了。當然是很想家，很想一步就跨到家裏。轎窗裏眼見別人的轎子一頂頂的都如飛的跑在前面，自己的轎子只是慢騰騰地走不上，他焉得不焦躁？

——喂，你們的腿爛斷了麼，走得這樣慢？趙三少爺在轎子裏大聲喝起來：——你看，人家的轎子都走遠了，還不快些追上去，快！快！！

趙三少爺連聲吆喝着，腳踢着轎底。

小廝子很想走得快些，好早點到轎行裏休息，但是他的腿實在痛得厲害，一根根筋都蜷縮了似的，只是提不起。

轎前的一個轎夫因為趙三少爺的吆喝便快走起來，轎後的小廝子祇得也快步追隨着；但走不幾步，腿上的劇痛直鑽入心裏，全身的筋肉都起了痙攣，頭裏也暈沉起來。他實在支不住了，轎子像

要從肩上滑下，手是按不住轎槓了，全身兩隻腳傾東斜西的自己也把捉不住，只是要癱化下來。他很想立刻把轎子息下，但是冒了火的趙三少爺使他不敢開口。

轎子抬到了一座狹的石橋上。走在前面的轎子已看不見了，許多步行的人都從後面追上。

趙三少爺火得口裏連連的吶着。兩足重重的蹀着轎底，蹀得轎子一滑一滑的在小癩子的肩上搖動。

小癩子實在支不住了。下橋的時候，脚下踏空了一段石級，左腿猛的一震，登時腿像斷了似的，啊呀的叫了一聲，不自主地軟了下來。前面的轎夫不曾知道在後面的小癩子已經走不得，還是提步向前，痛暈了的他全身倒下來，帶着轎子一齊跌入橋下的小河裏。

——救命！救命！被轎子帶在河邊上的轎夫爬

了起來，高聲狂喊。

走在轎子前後的行人都冒雪跑了過來。曉得轎裏的人是趙三少爺，登時七手八腳的把河裏的轎子拉到了岸上。自有曉得急的人把少爺從轎子裏抱出來到鄰近的人家去施行種種的救法。雖然天氣冷，下雪，但是救得快，少爺身上又披着重裘，而且他的命裏並不注着要死於非命，所以不多時，少爺便已換了衣服，坐着轎子，由趙三老爺，趙三太太，趙大少爺，二小姐等等許多親人伴着回家，一路大家喃喃的咒罵着那該死的小癩子。……

這裏，跌在河裏的該死的小癩子居然也有好事的人想着把他撈了上來。皮膚紫腫着，胸口已沒有一絲溫氣，僵硬的身體像是冰庫裏的凍豬。

八字裏注定要死於非命果是無法避免的事！

看熱鬧的閒人漸漸都回家預備吃夜飯了。剩下小癩子的屍體被放在石橋旁的雪地上，覆着一

片蘆蓆。

黑夜緊壓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漫天的雪花還只是如飾粉般密密的飄落。

大雪天入世的小癩子仍被大雪吞沒去了。張鐵口有他推算的八字總算沒有差。

一九二五，二，六〇

中 秋 月

(一)

——八月半終竟到了！周文禮上身披了一件露出了兩隻烏黑的瘦臂的破夾襖，下身裹着一塊破碎的薄絮坐在床上嘆氣。

——‘唉，完了！已經是八月半了，怎麼好呢？’周文禮淒然的想着，一只瘦而且髒的，帶着焦黃的長指甲的手從枕頭下面掏出一疊店號的收賬發票來。他一張張的翻着看：大半還都是年前的陳帳，

大概有三四十元的光景。

——‘唉！完了，這麼多的賬！怎麼辦呢？’他心中暗暗盤算一下，發了急；他想起了今天要來的許多收賬人和收賬人的冷酷的面相和刻薄的說話，他不禁把兩手抱着頭，向着坐在床沿上的抱着一個三歲左右的兒子的年青的母親，重重的嘆起氣來。

——喂，他的妻憎恨似的招呼他，喂，不要嘆氣了，大清早起的。還不要起來到外面去想想法子麼？枉爲做了個男子漢。難道今天八月中秋，團圓佳節，還要跟着你挨餓不成！難道真的餓着等死！

他的妻憤憤的說着，他一句回答的話也說不出。他祇淒然的想：

——‘外面去想法子，唉，說得容易，做的時候呢？’他想起了前幾天含羞到幾家親友前想法時所受的惡毒的譏嘲和無情的拒絕。他覺得別人對他

的困窮祇有憎厭或快意，就是偶然得着一點憐憫；但這種無同情的憐憫他受了更覺得羞恥，覺得比遭了拒絕更使他難受。

——‘想法子，嚇，六親斷絕，當盡賣絕……’

他一面鼻根酸酸的怨恨，一面舉目向房裏上下四周的看：房子本是人家的一間披屋，風涼亭似的，秋天已覺夜風刺骨。屋上的瓦也不全了，地上的碎磚還祇有三四塊埋在溼泥裏。三條腿的破竹檯倚在壁上，檯上凌亂堆點着一些破貨。一只方杌碎在地下，一只白木長檯也有些跛。一些破損的盆罐，一只裂了縫的鍋子。再看到近處，蛀到不堪收拾的搖搖的六柱床，床上的被褥都是破布敗絮。妻兒的身上也是補綴不好的破碎衣服。‘噯！當盡賣絕！’文禮淒然想着，依然無言的向着他的妻。

——說說也羞，已經三天沒舉火了，做了一個爺，你看，把明兒餓到這種樣子！

——‘不差，三天了，今天是第四天了。’文禮屈指算着：那天家裏米完的時候，再到米店裏去賒時店裏不肯了。家裏一個錢也無。好容易，把一件唯一的比較完整的長衫去質了二百錢。這二百錢，買了些麥餅，一天已經喫完了。第二天，便挨了一天餓。妻的難看的臉，兒的悽慘的哭，都隨着餓火在把他遍體燃燒。昨天，第三天了再忍恥到親友處乞米，回來時祇帶了一腔怨憤。又挨了一天餓，……

他想着這些，再看到那抱在妻手裏的枯瘦到如死孩的他的小兒子，他鼻根酸酸的，大大的眼淚簌簌的落了下來。

(二)

——大叔，我實在說不出我活着倒底有什麼趣味。我常常想：死了倒好得多，自己也解脫了，妻子們倒好少掉一個累。她實在是個能幹人，但我太拙了，我害了她的一世了。我只有死。大叔，你想我

除了死還有那條路好走？絕路了！絕路了！

午後三時左右，文禮空着肚，委頓地在一個長親的家裏坐着訴苦。那個長親雖然也差不多如文禮一般窮，但總算還可以有一碗淡飯喫。在文禮的許多親戚中，稍爲富有一些的，都因爲他常常去借錢乞米，沒有一個肯把好臉待他了；就祇有這一位窮長親還深深的與他表着同情，可是也愛莫能助，因爲他實在太窮。那時他聽了文禮的牢騷，無可奈何的也嘆了一口氣接着說道：

——世兄，年紀輕輕，不要這樣喪氣；一個人，運氣壞的時候是無可挽回的，但是瓦片也有翻身日，運道一轉，立刻便會得法的。況且君子固窮，一簞食，一瓢飲，終究不失爲不改其樂的聖賢，我勸你要振作些，守守運氣。

那位長親勸勉似的說，但他自己的心裏也在詫異：自己的運氣壞了，已近十年了，還不曾有一

線轉機。

——大叔，你說的一句也不錯，可是我的運氣壞得也太過分了！我不明白我爲什麼要遇着這種壞運氣？你說君子固窮，可是君子原有一簞食，一瓢飲。做姪子的是已經三天沒有舉火了……

——噯喲！我倒忘了問你，你今天午飯吃過沒有呢？我原有些冷飯，不見怪時，便請隨意用點吧！讓我去取出來……

——不用，不用，大叔，不必忙了！不瞞大叔，這樣子也不上一次了。你想，我還能活下去麼？我的女人天天怨我：怨我不會想法。這也不能怪她，妻隨夫貴，她嫁了來就全靠我，到如今弄得這樣的衣食不周，我也祇好由她怨恨。可是我總不明白爲什麼我的運氣會壞到如此！除了運氣講，我並不會造下一點孽，我祖上也不會傷什麼陰德。我又不是貪懶怕作事，我也不會狂嫖爛賭化用一個錢。那年

的瘟疫是我的罪過麼？那場天火是我的罪過麼？我除了窮還有什麼法子！要找事做又找不到，大叔，你是曉得的，我請他托了多少人，有誰肯幫我一絲忙麼？我不怪別人，因為別人也有別人的主見，幫不幫忙是他們的自由，但我也不肯怪自己，我有力沒處不化，並不是我不肯出力。坐喫山要空，這能怪我不長進麼？除非怪我不會做賊，不會做强盜！

文禮越說越氣憤起來，他的大叔聽了只顧用手摸着自己的長滿了短鬚的下頷，微微搖頭，後來大叔說了：

——但是，大叔把頭在頸子上扭着小圈子，緩緩的說。但是，世兄的話雖不錯？無奈注定的事誰也無法可想的。而且，我不是說，你的脾氣總歸太傲，太直，太會得罪人，太不肯認錯。處今之世，凡事只得低頭服小些。世兄你說是麼？

大叔翹起一只腿，搖搖的，一塊破綳角在褲腳

管上飛。文禮默然無語。

——話雖如此，既然是親戚，當得要大家帮忙。昨天我聽說協和會裏要添人，我今天和你到會長子遠先生那裏去說說看。

(三)

晚飯之前，文禮被大叔引着到協和會的花園裏來找子遠先生。協和會是有錢有勢的先生們於敲剝之餘組織的娛樂部，娛樂部的地址是一座公家的花園。若要說協和會強佔公產，倒也未必，因為他們在四時八節，春秋佳日，也常有開放園禁，與民同樂的辰光，不過平時確是掛着閒人莫入的漆牌的，雖然會員先生們大都是悠哉遊哉，淡泊無爲的閒透了的閒人。

因為他的大叔與會裏的先生頗有交誼，而且又是中秋佳節，大開園禁的緣故，文禮雖然穿得十分破爛，也毫不費力的走進了這睽別已有三年的

美麗的花園。

這晚上，園裏有一個賞月大會，是協和會裏的先生們發起的。以爲對酒當歌，人壽幾何？有作樂的機會總是不能把牠錯過。所以雖然家裏已經預備了齋月的時鮮水果，精緻糕點，他們依然興致勃勃的要發起這個與民共樂的勝會。所謂韻事，本來是專爲這般富而閒的士紳們存在的啊！

文禮走進的時候，園裏已經佈置得花團錦簇：懸了彩旗，排了花燈。遊人們，園役們，先生們，匆匆忙忙的，嘻嘻哈哈的，高視闊步的，東張西望的，快樂的氣象，園裏隨處都是。但這些，在文禮的耳中都變爲一種可憎的蠢動。他想起家裏餓着肚子的妻兒和使他不該回家的收賬人，他想起一切相反的比照，他的餓火便炎炎地燃起。

隨着大叔，曲曲折折的到了一間臨着荷池的亮軒。軒裏已經亮着明燈，子遠會長先生和幾位旁

的先生們坐立在燈光裏。

軒裏的陳設非常富麗堂皇。紅木的，紫檀的，紫彩的，鋪錦的，古樸的磁器，燦爛的銀飾，莊嚴的，輝煌的，襯着這些雍容的，華貴的錦衣先生，覺得異常的刺目。文禮心裏恍惚的，慌忙的，不知是羨，是妒，是震驚，是憤恨。

文禮向來也認識子遠會長的，而且也算關着一些兒親，這時他便恭恭敬敬的招呼了：遠伯！

遠伯躺坐在一只雕花大靠椅上，捏着一支牙嘴的長煙管，斜刁在嘴裏；猴子似的瘦臉上露出一副嚴冷的神氣。那時他用陰刻的小圓眼斜睨着文禮，幾乎看不出的微微一點首。

文禮惶惑的，羞愧的，呆立着，想不到再要說些什麼。

遠伯和大叔招呼了一下，又呼呼的抽起煙來，一口一口的青煙裊裊的消失在燈光裏。

大叔連連的用眼色促着文禮。

——‘遠伯，求你替我找一個事體，我已四天沒喫飯了。’這幾句話，在文禮的心裏盤轉着，在遏不住的餓火中跳躍着，但總覺得說不出口來。

——遠翁先生，舍姪文禮說：今天有點小事懇請你哩。大叔看不過文禮的傷促的樣子，代說了。

——什麼！又是來討錢麼？這種只喫不做事的懶人，我沒有許多錢給他去瞎化。遠翁先生冷然地說，嗖的吸了一大口煙。

文禮心裏如刀刺一般，又羞又氣。共總上半年向他借得一元錢，今天便可以以懶人啦，瞎化啦的混罵了。他想着，他的臉泛着青白。

——倒不是借錢！聽說遠翁先生這裏要用人。他近來也頗習上了，他想在遠翁先生處練習練習。文禮以為無論如何不可說的，大叔又代說了。

——哦！……但是這兩天還沒有定準，過兩天

再說吧。不過像他那種委靡的樣子，我看也做不來什麼的吧。

——是，總請遠翁留在心上！

文禮茫然地走出亮軒，剛走到軒外時，背後起了一陣笑聲，

——你不說我也會猜到。其實這種人還是死了，他的妻兒倒可以到恤嫠會裏領一份月糧呢！……

遠翁先生的說話隨着笑聲一句句的壓到文禮的心上，比鉛錘更要重的緊壓在心上。

(四)

賞月大會開始了！滿園子的燈都亮了起來，有人，有物，有魚，有鳥，紙的，紗的，方的，圓的，樹上掛着，池裏飄着，手中提着，穿着新衣的，噴着酒氣的，伴了嬌妻，牽了兒女，忙碌地，起勁地，在燈光裏攘攘的擁擠。

中秋的圓月已快移到當空，荷花廳裏有人唱起崑曲來，嘹亮的笛聲把滿園子的人都引到廳旁，祇有文禮一人獨自在燈彩絕無的荷池盡處，大假山旁，伴着粉牆上的自己的瘦影，默默的味着自己的悲愴。

晶瑩明澈的圓鏡緊貼在死沈沈的天上，又把自己的影子投在靜蕩蕩的荷池裏。荷池裏稀疏的留着幾片敗葉，幾枝敗梗，看上去十分衰頹；瘦骨嶙峋的大假山浴在銀灰色的月光裏，死一般的沈默，一切的東西都把夜景變得十分淒涼，在文禮的心中本祇有一味淒涼。夜風拂拂的吹得他發抖，遠遠的飄來了歌聲笛聲，在身傍又吹動了池裏的殘葉，颯颯的低吟，這夜景，這哀音，勾起了他的萬千愁緒。

——現在我那破披屋上，一定也灑滿了這淒涼的月色了吧？我這可憐的女人，一定還抱着那可

憐的小東西候着我把好消息帶回家的吧？噯噯，枉爲七尺男子漢，上不能顯親揚祖，下不能蔽妻蔭子，到處被人憎厭，受人笑罵，噯噯，雖有此身不如無！讀書又有什麼用呢？枉讀了聖賢經訓，依然到了今日，做討乞的人吧，辱沒了門庭。做賊做强盜吧。且不說違犯法禁，並且也沒有那種胆量，那種勇氣，噯噯，一事無成，生不如死！

——一樣的女人，一樣的兒子，這裏是衣暖食飽，開心作樂；那面呢？……那面啊……唉唉！……

他想起了自從那次瘟疫，父母相繼喪亡；那次天火，家財盡付一炬之後，他便沒有放開眉頭的一日；他更想起了近幾年來的窮況和妻兒們隨着他所受的苦厄；他的心紛亂了，酸淚止不住的流出眼眶。

——那面是斷炊了四天了，噯，豬狗不如的窮人啊！誰來顧慮到你？

別人現在是快樂的在庭心裏一家團聚着，仰望圓月，嚼着糕點，月供桌上的香煙裊着，年輕的夫妻們絮語着甜蜜的愛情。我呢，淒涼的在這裏徘徊，而我那可憐的女人，一定也和我一般，在月下流淚，一定的，她一定孤零零的在家裏哭呢！而且還有我那兒子，那可憐的明：將來不也還是如我一般？難道有誰肯提拔他麼？噯，我那可憐的明！

他的心幾乎要醉了，他想到了他的兒子的將來，他想到親友的無情，他又想到那協和會長的冷酷的神氣。忽然他如有所憶地慘笑起來。他想起了在軒外聽到的兩句話：還是死了，他的妻兒倒可以到恤嫠會裏領一份月糧呢。

——假如果然這樣，我的確還是死了最好。他幽然的想：這幾年來我幾曾有一些力量助過她們呢？而且，這樣無情的世界，脫離了倒也乾淨。……不過，不過，……

他無可解釋的躊躇起來。

銀色的霧在他的周圍籠罩着，天上池中的圓月依然晶瑩明澈。燦爛的羣星閃閃的在他的眼中跳動。身旁假山上大小洞穴都黑黑的如有魔怪在嬉着大嘴向他猶笑。

——不過！不過你今天有何面目去見你的女人呢？還有明天呢？後天呢？大後天呢？你這貪生怕死的懦夫！

好似假山洞穴裏的魔怪厲聲責問他，他悚然地遍身起了痙攣。他茫然地走到池邊，遠遠看見對面荷花廳裏燈火煌煌，人影憧憧，他長噓了一口氣。微風拂拂，池面上也颯颯的哀吟。

他愴立着，緩緩拾起了破衫的下角。一陣緊風帶來了廳裏的靡靡的曲聲和歡樂的嘩笑，引起了 he 最後的生的留戀。餓火在遍體燃燒着，他一瞥那當空的中秋月，又俯視着池裏的一枚。他迅速的把

衫角蒙了面，頹然的向前一倒……

池裏的圓月碎爲萬千碎片，天上的圓月依然亮着。

漸漸的，漸漸的，碎片又團緊成爲一枚，池裏也依然靜蕩蕩的收起了那同型的圓圈。靡靡的曲調和歡樂的嘩笑也依然被秋夜的寒風送着，消失在這淒涼的夜間。

一九二五，六，七，於上海。

七月四日

江南的黃梅天氣本是令人難耐的；尤其是這雨後的今天。氣溫並不高，也不是沒有風，然而水氣迷漫低空。昏朦的太陽在濃厚的水氣中閃着微光的時候，四圍都有一股帶濕的熱氣蒸騰向你身上，便不由你不覺得一種難以忍耐的熱悶。遍體的筋骨都酸酸的作不出勁來，胸口也悶悶的似乎吐不出氣，頭上更如澆了一勺漿糊，粘粘的沒有一處覺得清爽。

蜷伏在這大街旁邊，亭子樓裏的我，因為生活失了秩序的緣故。早已得了個精神衰弱的所謂時髦青年病，所以在這濕熱蒸騰的今天，格外的比別人感着不適，尤其是一個頭腦，本來便因為太肯幻想的緣故，常常會昏痛，有時甚至痛得如抽絞一般，現在更恰如是誰來把腦子吸空了，投進一塊搖擺不定的黑鉛，左右的衝撞那軟弱的太陽穴。

從天未亮便醒在床上聽腦壳裏的鉛塊在搖蕩的時候起，直到吃畢午飯，並不會會定心來看一頁書，寫一行字，講三句話。不是不肯，實在是不能。無論什麼都提不起我的精神，也引不起我的興趣。失業以後的生活問題橫亘在我的眼前，‘遮蔽在我的心上；看出去的一切都變為一個大？，你的生活怎樣；’想念起的一切也變為一個大？，你的生活怎樣？’

真的，從前是十分輕視這生活問題，以為生活

是我的自由，我可以任意選擇我的生活；但現在纔夢醒了，生活固是你的自由，不過你的自由早已不是你自己的了。從前的一切慾心，一切希望，一切驕傲，一切勇氣，在夢醒後都變為無聊的一聲嘆息。裹在這生活問題的網羅中，除了這無聊的嘆息又還有什麼呢？也用力掙扎過了，也使勁吶喊過了，哀求是不屑的，哭泣是不願的；但是結果除了一身大汗，幾處傷痕外，又還有什麼呢？祇聽聞更深沉更淒厲的長嘆吧了。

也許這是弱者的態度，強者的奮鬥是不可抵抗的，那麼我只得承認我是弱者，因為我幾次奮鬥的結果祇是一聲更無聊的嘆息。

真無聊極了，從昨到今，從白晝到黑夜，只是一個衰弱的靈魂在敷衍他的時光。本來是喜歡白話的，但生活永遠不生變化，只是談些老話終要講着厭煩的。看書呢，書上複雜的，新奇的活生又會

使我更感着自身的單調的非生活的乏味。至於寫，雖然寫的不是好文章，但也頗感興趣的，然而現在呢，沒有什麼要寫了——既然對於一切不生興趣，又那兒有可以寫出的東西呢？

所以，祇有無聊是唯一的生活。從早晨到吃畢午飯，祇是無聊的把時光苦挨。明知時光是寶貴的，青年的時光是尤其寶貴的，惜寸陰惜分陰甚至惜秒陰的典故是完全佩服的。然而橫在目前的時光，只覺牠是無聊。只是希望牠速去；也並不是希望時光速去，只是希望隨着這速去的時光會有一點新的東西來刺激我的生活。

然而從早晨到吃畢午飯，只如昨日一樣；便是每日換着新聞的新聞紙也只是一紙老套，找不出一點新的刺激。

‘這不成，今天下午得找點事做纔行。’我吃畢午飯後，洗面時，暗暗的想。我知道今天天氣太昏

悶了，假如依然不作一事，無聊地苦挨的時候，一定會頭痛得要死，或者便要睡覺。頭痛當然是難耐的，但是午後若然睡覺，晚上一定要失眠，明晨更是要頭痛。若要不睡覺又不頭痛，祇有作事之一法。有一件事情在認真工作時，暫時會把推不開的無聊忘了的；所以永遠有事做，便永遠感不着無聊。我唯其找不到可以認真工作的事，纔感得生活無聊了。

可是‘找什麼事’的問題又把我頭都想痛。拉胡琴，無聊；讀古文，無聊，做算學，無聊；研究外國文，一個下午有什麼用呢？出去找朋友，單調的生活有什麼可以談論呢？看戲，錢呢？到法國花園去，去看人家的快樂？……啊！這不成，那又不成，到底怎樣好呢？

想了好久，纔決定還是到街上去閒走。到街上閒走是我失業後的唯一工作，唯一娛樂。不妨經濟

可以停止過分的幻想，藉此運動身體，看些街巷瑣事；——這都是在街上閒走的妙功。前幾天陰雨，忘了上街，今天本該出去見識見識了。

決定了計劃後的半小時，我已走在黃浦江邊了。

黃浦江邊以洋涇浜爲界，可以分爲兩段。一段是清潔寬大的柏油路，一段是狹隘污穢的石子路。我所到的便是這一段石子路。這一段石子路非特是普通的狹隘污穢，簡直是過分的狹隘污穢。一側是三層樓的堆棧，一側是鷄鴨行。堆棧側的人行道有一尺多闊，鷄鴨行側的人行道上滿堆了鷄鴨籠和鷄鴨屎。當中的崎嶇的狹車道便馳着電車，奔着汽車，擠着大車小車人力車，行人便在車縫中熙攘着。

我的目的是閒走，我的頭腦又昏痛，因之在車

縫人叢中便不免時常要闖些小窮禍了。先是眼睛看着一担桃子，脚下便踏黑了一位西裝少年的白皮鞋，得了一對很大很大的白眼。接着揮着右手，打落了一位黑香雲紗短衫褲壯年手指縫中的小雪茄，燒焦了我手背上幾根汗毛。接着背後嗚嗚的汽車聲把我嚇得往人行道上的鷄鴨屎堆上一跳。接着無緣無故的撞入拉着堆積空桶如山的大車的車夫堆裏，嗅着汗臭，趕快退出，灰布長衫上已沾了幾處汗漬。接着呆望着對面堆棧門口，穿藍衫的黑臉巧妙的用鉄扞扞入米袋，索索的流着白米的時候，如飛的包車輪輾痛了我伸出的右脚；車影閃得我後退，又踏了一位大脚姑娘的小腳尖。“阿是係走路走到後頭來格？”“對不起，對不起，”我茫然地照呼着，又茫然地移步向前。

沿路所看見的多是短衣的人，除了路上走的不算外，閒立在店門前的也不少。這不見得因為大

罷工了，纔增加的吧。上海的房子，每一幢裏有二三十人本不是奇事——我住的兩上兩下共總有三十七人——天冷是蟄居的，天熱便完全離巢了。所以鴿籠門前便列滿灰色的鴿子。

因了這人多我便想到滬西的大住宅。寬闊的人行道旁立着矮牆，牆上鏤着花紋。牆裏是從一畝到十畝到百畝的花園，鬱茂的闊葉樹，蒼翠的常綠樹，鮮艷的花叢，軟嫩的草茵。園中適合的地位矗立着偉麗的住宅，一層，二層，三層，地屋，氣樓，主房，僕室，車間，花棚。住在宅裏的是雍容華貴的紳士，受用着，指揮着，逍遙着，有人服侍他們，有人保護他們。然而還不夠，還有總會，還有旅行。他們一個人佔了無數人的地，自然這兒只好無數人佔用一個人的地了，甚至還有連地還佔不着的無數人了。

這樣想，心裏頓然湧起了不平。實在不平的事

情太多，任什麼事情都會生出極端的高低來。朱門酒肉臭，門有餓死骨，這不過顯而易見的不平。還有那生下來便賦有差別的智能的，那種不平豈不是不平得更甚的麼？天生是個蠢才，努力也是枉然；賦性便帶憂鬱，快樂當然無緣。這種不平有什麼方法可以補救呢？天生的不平已經夠人憤恨，再加上了這許多不必有的人爲的不平，難怪和平兩字只是騙人的虛話了。

我一面憤憤不平的想，一面飄飄蕩蕩的走，突然一股難當的鹹魚腥氣夾着蒸鬱的臭氣猛烈的沖進鼻孔來；立刻胃腸像要倒翻似的，喉頭泛着清涎。這腥臭實在難當。我四面瞧看，一面屏着呼吸，一面緊着脚步。我發見了腥臭的來源了。堆棧的盡處是一座公坑所，公坑所的旁邊是一列魚行的碼頭房。

水門汀砌的公坑所的牆壁變成濃黑色，入口

外的地上流滿了黃黑色的粘液，入口內的地上的穢物可與鷄鴨行前人行道上的鷄鴨屎媲美。短衣的，汗流滿面的苦力匆忙地輪流地交互出入，煽動着蒸鬱的臭氣。

魚行的碼頭房是一間一間的小木屋，漆着灰色，已經蒙滿了塵灰，街路上揚起的塵灰。裏面有的堆積着潮濕的竹筐蒲包，有的放着帶着水濕的小車，顯然是推鹹魚的小車，有的小車與竹筐蒲包並列。不甚強烈的日光照進木屋裏，濃烈的腥臭便一陣陣的從屋裏噴吐出來。這腥臭比公坑所旁的臭氣更令人難當。

但是第三間小屋裏的小車上有一個四五十歲的老頭兒酣睡着。那老頭兒看上去像是小車夫。紫棠色的皮膚，塗着煤灰；皺紋條條的枯臉，短黃的胡須，緊蹙的眉心；蜷縮着身體，腳上繫着潮濕的草鞋；藍布褲，捲起了褲腳；青布衫，敞了衣襟，乳

旁一個大瘡癩，隨着規則的呼吸起落。

我緊靠木屋仔細看這睡着的老頭兒，濃烈的腥臭從他身旁湧出，但是我並不覺得胃腸倒翻了，喉頭也不泛清涎了，眼裏却來了酸淚。我的眼淚有時本來是極賤的，我並不是可憐那老頭兒，但我終禁不住我的眼淚。一路走回城裏的時候，我從眼光中看見了形形色色的許多瑣事。

頭痛似乎好些了，鉛塊似乎不在太陽穴上突突的衝撞了，然而那酣睡在蒸騰着濃烈的腥臭的灰色小木屋裏的老頭兒，那具有或者比我更要完善的靈魂的一堆臭肉，盤據了我空的腦中所有的空隙，燃起了我心頭的憤火，我的雜亂的思想像一羣灰白的飛蛾，自然的都撲投到火焰中去。

也許有人說：一箠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安知精神生活不超出於物質生活呢？安知那被腥

臭薰蒸的老頭兒的內心生活不比大花園裏的紳士們更充實些呢？安知你爲他憤慨的不是他自己所甘願的呢？安知你努力的不是他所鄙夷的呢？休了，休了，一百個臉一百個相，一百朵花一百種香，天生萬物那是一式的呢？

是的，是的，天生萬物不是一式的，不過那不同的型式是否是萬物自選的呢？那精神生活的老頭兒是不是有了大花園不住而甘願蜷縮在腥臭的小木屋裏的呢？是不是生來便喜歡腥臭的氣息如同我們之喜歡芬芳的香氣呢？是不是生來便中意在烈日下彎腰推着重車，若然躺臥在柔軟的安樂椅上便要腿酸臂痛的呢？是不是在這大熱天不願安坐家中吹着電扇，飲冰吃瓜，而特意趕來晒太陽的呢？是不是沒有靈魂，不知求智求識，作威作福的呢？

不良的社會制度任意的把人類的生活魚肉，

一側養成了許多高級的紳士，佔去了全社會的養料，另一側便祇能在他們的桌下爭奪一點殘肴敗羹。久而久之，善忘的人類，忘了原始人類的平等，反認人爲的惡制度爲天然的習慣了。老頭兒酣睡在魚行碼頭房裏，紳士們永遠逍遙在清閒的大花園裏；聰明的人在旁邊把‘天生萬物不是一式’的話刻在堅固的磐石上去——有不服從這規則的，那便要得着慘刻的懲罰。

就譬如我，生來被成爲被棄的另一側的精神生活者了，但因爲原始的野心不曾除淨，不肯安於桌下的位置，妄想往上爬的緣故，慘刻的刑具便不絕的加在我的靈魂和身體上。小一點講，知道了衛生的重要却不能不依舊睡在狹小的煤灰窟裏，知道了讀書的重要却没有買書的錢和讀書的機會。大一點講，看出了人生的病源却找不到療治的靈藥，找到了靈藥也沒有療治的機會。警醒了酣睡在

被火燒斷了扶梯的高樓上的病人，祇不過增加他臨死前的苦痛吧了。一面爬上了一尺，一面反跌下二丈；本來是求美善的，但得着是盡是些不堪的醜惡。從中學校出來到現在六年多了，死的陰影一天天的在眼前濃密起來，生之歡喜却連夢中也親近不着。生活是你的自由，但你的自由早不是你自己的了；碼頭房裏的老頭兒不是一個好例嗎？

我一面在路上閒走，一面悶悶的想，任是怎樣想，總平不下心頭的憤氣。

四五個小兒蹲在街側，眼看地上，那種專心的神氣把我引住了。我走到他們的圈外仔細的看。

無數的螞蟻，在一塊不正形的石板上歷亂的奔跑。螞蟻叢中有一個較大的蟲子在蠕動，是一個祇有一翅的無足的蒼蠅。這顯然是小兒們捉來引誘螞蟻的。蒼蠅一獨翅時時顫動着，一面被螞蟻們拖着在石板上蠕進。但是惡作劇的小兒，每等到蒼

蠅將拖出石板的界線時，使用手指又把來撥到中央。這一撥，螞蟻們受了巨大的打擊了，碌亂的，跌衝的，找尋那美而巨的獵獲物。這樣一次次的，小兒們愚弄着小小的螞蟻。後來，一個小兒從衣袋裏取出了火柴，嗤的一聲，燃着的火在螞蟻叢中發噠了。小兒們的臉上都顯出奇怪的笑容。

我不再看下去了。我從這兒得着了一個教訓。自以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在大自然的眼裏，不也同小兒們對於蒼蠅螞蟻一樣嗎？小兒一時的高興便愚弄了，犧牲了無數的螞蟻，自然一時的變化後便愚弄了，犧牲了無數的人類。啊，嘆什麼不平喲，在偉大的自然懷裏，人類是實在太弱小了！也許這不平的廝殺，正是自然的享樂呢？啊，弱小的人類喲！

我心裏輕笑着，我的憤怒再提不起來了。